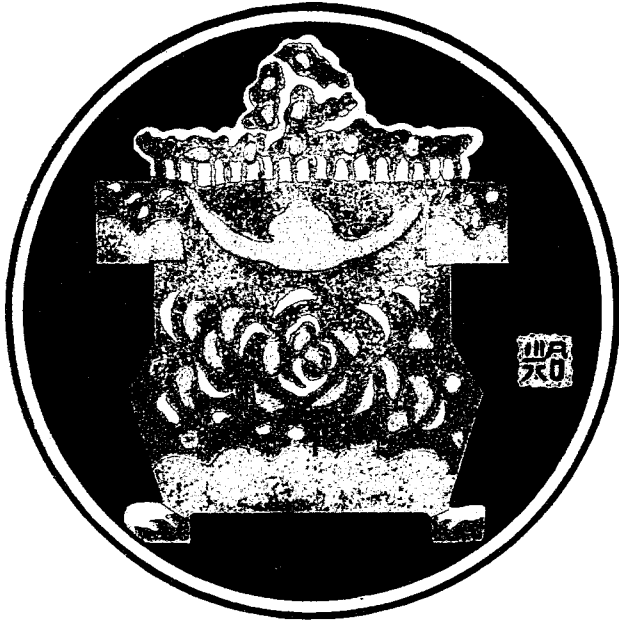


857.53
990.3



轎 喜

著 源 長 俞

I246.7
17



作者序

最難得體的措詞，無過於在自己稿子前面說幾句話了！記得喜驕集送往付印的時候，我說，假如中國的文藝的園地還在藜莽荒穢的時代，這便是一簇被野火沒有燒盡的新草。果然！喜驕集因為印刷所的火災而連株成一聚灰了！話雖說得沒有得體，却成了一個小小的讖言。

現在，喜驕集第二次送往付印的時候，我們已決定將牠的喜驕集的『集』除去，這並不是圖個吉祥的鬼胎；實在，火劫後的喜驕集，已是殘餘而焦黃的枯蕪了。我們費了多時的搜索和整理，把舊稿子刪改上許多，抽去兩篇，增入兩篇，表面上牠又有些新的生意了，何妨，我們把牠的舊名子都新了起來？

序 者 作

草！自然，牠還是由陳根而鑽出的新芽！

十七年九月于上海

857.63
990.3

錄 目

目
錄

作者序

東方的慈父

綠了芭蕉

琴師潘瞎子

掩護

香水精

母親的奶子

喜轎

殘廢的禮物

錄 目

謝米諾甫從一艘白俄難人中爬上了上海。雖然他是初次做中國的僑民，但他久已知道上海是東方的聖彼得堡，並且了解中國人是有幾千年歷史的民族。起初，他瞧見黃浦灘邊的樊樓窗屋，馬路上像流水淌去似的摩托車，他以爲中國人竟是善制新衣的天才；不久，他就明白上海不是中國人的表現，乃好幾種外國人在東方共同經營的有力的成績。

因爲生活的壓榨，謝米諾甫糾合一個拉梵亞琳的樂師，在他寓處的小衙當口掛起一面『跳舞速成學校』的招牌。他有兩個女兒，都細腰螳首，是美麗的舞娘。許多希望來速成他們跳舞藝術的中國少年喜歡沿着中國人

的習慣，祇要她們是一對姊妹花，便『大喬』，『小喬』的起來。小喬會說流利的英吉利語，比較更其玲瓏而窈窕些。

在黃昏月上華燈初燦的時候，他們的跳舞晚課班開始了。不過一間斗大的樓室，往往擁滿了肩摩踵接的綠髮舞侶。只有一盞燈，用陰綠的罩子罩着；在燈下，光澤的少年油頭，像是流動的烏雲，他們從充滿着熱血的臉上表現出狂妄來。舞就是醉漢的『踮跟』吧？大喬只穿一條水白印度綢的短背心，小喬裹着蟬翼般的玄紗短袖單舞衫。兩個嵌着翡翠珠子的粉臉，一對塗了猩紅的丹唇，四隻雪白如玉的長臂，兩雙純肉色而有肉的曲線的肥腿。她們這回鑽到你懷裏去，那回被挽在他臂下，綿羊那有她們柔媚呢！西方的女人總會獻情些！謝米諾甫戴着像舞台上小丑戴的帽子，在室裏梭來梭往，拍拍手，得得脚；當樂師把梵亞琳拉得高亢的時候，他就放開寬闊的嗓子，唱起情人有迫切要求的喊聲來。樂師是英國人，有時一

面拉，一面給謝米諾甫幫腔，唱得格外的驚心蕩魄！大喬，小喬，都不期然而然的由喉嚨裏哼出柔細的音絲，在舞伴們頂上迂迴蕩漾地不散開。有時候全場的人盡呻吟了，在一個舞浪捲去以後，他們像是要癱了下來！就中有一個，是小喬最喜愛的舞伴，也是校裏的高材生，他們在場上，並舞的時候為最多。謝米諾甫讚美他們連舞鞋的磨擦聲，都是美的合拍的節奏，尤其高材生有跳舞藝術的宿慧，他是中國明日的跳舞家，可以上巴黎同最著的舞娘一顯身手，而獲得無上的尊貴！

夏夜是最可愛的夜！合歡的小花朵是媚人的紅酒，夜來香到處都發散着芬芳的迷魂藥。一輛飛來的摩托車，停到上海露天舞場的門口，高材生挾了小喬，從車廂裏跳出，隨着，樂師也跨下來，他們一齊昂藏地走進了舞場。

夜色近午了，半天的繁星，已稍稍斂其光芒。地上的華燈，却異樣地

爛漫，鳥瞰下的『夜的上海，』原是人間星河喲！

當他們進了露天舞場的時候，因為氤氳的香霧，已凝成一間一間的氣層，他們不能辨別丈外的人是女性抑男性，雖然彩色的電炬正多而且亮。

侍僕給他們向四方巡視了一回，沒有可以聯坐三人的地位來安插他們，最後走去了一對舞客，他們才得後補上去。

『今天你吃什麼酒呢？』高材生坐下後向樂師問。

『啤酒是英國最好的酒。』

『香賓不甜蜜些麼？舞場上應該喝甜蜜的酒。』

『別國酒我總不愛吃。』

『你呢？』高材生轉過臉問小喬。

『我喜愛你所喜愛的酒。』

『那末——叫兩瓶香賓，兩瓶啤酒先喝着罷。』

伺候在旁邊的白衣僕，飛也似的取四瓶酒來。

今天，場上有表演歌舞的『巴黎處女班。』他們坐下還沒有吸了兩三口烟，處女班卻開始表演希臘裸神舞。一個活動的蠟模，妖冶的肉身，從場中豁然出現；凡是可以顫動的肉，她都儘量地把牠顫動起來。

『法國女人是最美的肉的表现者！』樂師呷了一嘴酒，帶着讚美的態度說。

『英國的女人呢？』小喬嬌笑着問。

『英吉利是貴婦和修道女的天國，有莊嚴，沒美麗。』樂師很自信的爲小喬解答。

『俄國的女人，只是些化子。』小喬注視着樂師說。

『美麗的愛人！你却是大斯拉夫的天使喲！』樂師從藍眼珠上燃燒起火燭來，吻一吻小喬放在台上的右掌。

「英國的男人是不如女人的，因為他們大多數都不懂得禮貌。」小喬回縮沾了男性涎液的手，不自在的說。

「什麼？」

「她是說你們英國男人也是神聖的紳士嚟！」高材生插了一句。

「呵！呵！」樂師滿引了一高瓶。

小喬與高材生相向做「眼笑。」

「女人的舌頭，就是夜鸚的嘴。」樂師又自言自語着。

「女人那裏配做吉祥的東西呢！」小喬已微帶了愠色。

「是嚟！女人的蔓延藤，處處糾纏着英雄的腳。」

「約翰！你有些醉意了！」高材生向他淡笑。

「更有誰比得不受女性蠱惑的清醒者！當我每次牽動我的梵亞琳的時候，至少有萬個以上的女性，在台下拍酸了她們的纖玉手，我何嘗為她們

沈醉呢！盧晉君！你是個戀花的胡蝶！」

「中國人一向是沒有意志的。」高材生向樂師陪笑臉。

「我們舞罷！」小喬牽了高材生的手，投入舞浪中了。

樂師獨坐在抬旁，向侍僕連呼：「酒！酒！」

一連小喬同高材生並舞了多回；他們每舞一回，樂師就喝一瓶酒。

崩崩碎碎地是音樂，溫溫柔柔地是舞態，迷迷離離地是衣影，來來往往地是眼波，急急促促地是呼吸，閃閃灼灼地是珠光或寶氣，濃濃烈烈地是肉香，酒香，咖啡香，沙沙刺刺地是擦地的高跟鞋聲——他們都是都會的時髦人！他們都是昏夜的享樂者！

「盧晉君，你且息息罷！」樂師已喝的酒氣薰人的說：「息息吃幾杯酒。」

「我是有舞興而無酒量的。」

「伊凡小姐呢？」樂師又向小喬問。

『女人吃酒是陪人的嘞！』

『那末——我們來舞一回吧！』樂師站起身來，整一整衣服，兩腳跨到小喬面前，展開像一雙黑翅的長臂，靜待她鑽進火熱的胸懷來。小喬慢慢地立起，像火赤練（註一）似的盤上了他魁梧的體幹。高材生燃起一枝烟，離座到花園裏去，清露已溼了草地，街上也很少汽車的喇叭聲了。他站在白荷花池邊，換一換氣，覺得有些涼意。夜色的一切，都入了酣眠狀態，只有舞場上的音樂，是睡魔不能催眠的。

忽地，雨來一隻鴉鳥，很淒厲地叫了一聲，——是一聲醜惡而示着凶兆的鳥聲！

——鬼？

——花園的南角，掩埋着他血淋淋地屍身，一千九百二十五年五月三十日，是他給大不列顛的鐵騎踏死的日子！

——什麼是烈士之魂的安慰呢？夜夜舞榭的綠電是熾火！戀曲是鬼唱詩！幢幢的舞影是魍魎的徵逐！

秋的新涼襲上了她的肩，她再也不把兩條玉臂裸在外面了。不但她如此，就是夜的消夏園林裏，樹上的自來月（註二）並未稍減清輝，天半的秋星只有窈窕些；可是，最愛風流舞的大褲腳少年呢，一陣一陣的粉黛女人都無處去追尋！許多舞場，好像舞浪給秋潮捲去了，每張檯子上全倒裝着空的咖啡玻璃杯。

然而，高材生的舞輿尙未闌。他爲了樂師的妒鱗不可逆，每私下把小喬帶往小咖啡店裏去。謝米諾甫也覺察到樂師近來對於小喬的態度，已有些失常，當他們每次同車出去的時候，他往往追隨着。

有一天，小喬接着一封求婚的信，他說，有歌舞天才的女郎，不嫁給

一個音樂家是糟踏了她的一生的，音樂家是女郎們理想的丈夫的最高崇者！他是個音樂家，他以萬分的赤誠和迫切，懇求她不要辜負他是爲有歌舞天才的女子而降生的梵亞琳的聖手！假如他們跪在耶穌神前誓白首之盟時，禮拜堂的鐘聲便是他們最神聖的戀愛音波的初奏……一個善於彈動絲弦的慧黯人，沒有不會撫理女人的心弦的！最後他說，他極端反對白種人同他色人種有配合，因爲聰明和低能的混血，是很有碍于世界進化的。……他曾爲擁護一個白色女人爲他色男子所侵犯，不惜以古騎士對待強暴的手段，餉侵犯者以一丸。……假如現在有同樣的事體發生時，不論在什麼地方，凡是大不列顛旗給日光照見的所在，他是有繼續從前主張的勇氣的！……

小喬爲了這信上最後幾句話，會有好幾天不敢和高材生跳舞去。樂師也有多日不到學校裏來。高材生私下曾戲語小喬過：『嫁給英國的紳士，便是莊嚴的貴婦了。』

「舞伎倒不自由麼？」

「爲自由而拋棄榮譽。——我想，你是有最大的犧牲了！」

「女子本來爲愛講犧牲的動物，但往往是限于愛情的。」

「你同他難道就沒有愛情麼？」

「好一個不了解女子心理的東西！」

「呵！呵！——然而，他總不失是一個富於音樂情緒的美男子。儘有無數女人單戀着他呢！」

「或者，我是個有成見的女性？」

「怎樣你是喜愛的呢？」

「呵！你這孔雀似的少年喲！我是什麼都犧牲的了！」小喬忽地投入高材生擁抱裏，瞞着眼睛，唱起最消魂的曲子來。

「今天總得允許我了吧？」

「你在滄洲旅館A號房間裏候着我，什麼時候電話來，什麼時候人發出。」

晚上，大喬同謝米諾甫偕赴一個貴人的舞宴去，小喬獨留在粧樓上理晚妝。謝米諾甫當了幾個月跳舞學校校長，客囊裏塞滿了錚錚的白羊；寓處已遠非一般難僑所可企望的了。兩喬的寢房，佈置得尤其華麗些。小喬晚餐以後，拉開白珠羅的窗簾，倚在窗框上，吹了一回口琴。樓外的衢街燈火，已幻成了海市的黃昏。她搖動德律風，探問滄洲旅館的人來未。然後換了一身肉色的內衣，在鏡前自顧了半晌。當她理好髮，施上一層薄粉的時候，樓梯上有男人皮鞋的聲音，接着門板就給來者輕敲了兩下，响而且脆，不是肉指彈扣的聲音。

「我的盧晉君！急性的愛人喲！」小喬當是高材生來了。

「我的伊凡小姐，有歌舞天才的女人喲！」却是樂師的顫震的聲音。

她吃上一驚，新撲上粉的粉靨頓變了色。在她對面的鏡子裏，浮現出一個凶光滿面而提着武器對她描準的暴徒的幻影。她的腿顫了，不敢上前去扭門鎖。

『開門吧！我是跪在這裏呢！』

『你來是做什麼的？』

『要求你！——』

『什麼是你敲門的？』

『勃林郎。』

『帶着勃林郎來的要求；是最後的要求了吧？』

『不——假如你是能允許我。』

剝剝，啄啄，他的敲門聲漸加張緊了，

『我終是不能開門的。』

「怕我的傢伙麼？」

「求愛與提手鎗是不該並行的喲！」

「原諒我罷！手鎗是鋤奸的利器。」

「什麼是你求愛的力量呢？」

「聽喲！伊凡小姐，我這不凡的琴！」樂師放下手鎗，抱起梵亞璐；

「聽喲！房裏的人！這是什麼哀音！」

高上了天，低入了地，吱吱地，啾啾地，是尋偶的孤鷹的苦淚，是寞

寂的胡馬的悲鳴！——在這酸心刻骨的梵亞琳聲裏，小喬輕輕地扭開了

門。樂師好像從黑獄裏免赦出來，罷了琴，一把就緊抱着她兩條腿：「大

斯拉夫的小天使喲！」

小喬低頭撫撫他的鬘髮：「這樣的忠心，我今天才明白你！」

「明白就是我的希望。」樂師流下感激的眼淚，溼了小喬肉色的內

衣。

「我是犯罪的女性了！手鎗呢？還是賞我末日罷！」

「手鎗？」他抬頭看看小喬；「你已是給聖水洗過的臉了！手鎗爲非白色人的凶暴而鑄造的喇！」

壁上的電燈鈴亂響了一陣。

「那山羊呢？彈丸已在跳了！」

「他？——」

接着電話鈴又響了一回。

「誰來獻媚你了？」

「別理他，一個不忠心的男性！」

「不忠心的男性也該吃我這手鎗的，假使他是沒有國教給他懺悔的人類。」

「呵！我這給你開恩的死囚！」

丁！丁！丁！……

「又是誰呢？」

「別理他，一個色情狂的孩子！」

「你會給他輕薄過麼？」

「天嘯！你這神明的利斯基督！」

丁寧！丁寧！……電話鈴的響聲再不能止。

「你真是薔薇一般的妖媚！許多男人都中了你的花刺，雖然我是最後的勝利者。」

「是的威權終屬之男人的。」

電話鈴已響了五分鐘了。

「這些可厭的東西！」樂師起身捨了小喬，提了聽筒；「喂！你們這

些可厭的東西，別再夢想吧！伊凡小姐已是我的了！」

「洋豬糞！臭氣！」

「病夫！曲辮子！鴉片煙鬼！欠國債的措大！」

樂師再沒有俏皮而刻毒罵詞時，電話鈴也不再響了。小喬翹洋洋地躺向床上，她彷彿已忘却去理會高材生的舞約了。

第三天，高材生尋覓小喬無着，硬拉大喬陪他往一家小咖啡店去跳舞。到了夜裏月斜人靜的時候，高材生的舞興已闌珊，挽了她同歸去；當他跨出店門才三五步，忽地，一顆彈從南面飛來，中射在他的右臂，同時他看見一個高岸的黑影，南向飛奔，這時路上已斷了行人，街燈在細絲秋雨裏零零落落都失了往日的光彩。高材生驚魂稍定以後，認定黑影是樂師的模樣，捨了大喬，忍着痛，望南緊緊地追去。他從幽暗的街燈光中，還能辨別前面的黑影尚在移動。雖然他嘴裏已慌亂的喊不出什麼來，但心

裏很明白，兩條腿也能繼續的前進。大約追了一箭路的光景，第二顆彈又迎面鑽入他的左腿，他撲的仆地了。一輛汽車風馳似的掠過了他橫路的頭顱，險些壓他個粉碎。他居然又撐持起來，蹣跚而前，黑影已迷離不見。實在，他不能再追了！水滑的柏油路，很容易使他傾地；他再向前爬了幾爬，然後，他只在抽氣了！

天亮，巡捕把他送進醫院去，他還能發出極單簡的言語。當他父親來看他的時候，他才僅剩一口斷續呼吸。他父親是五十多歲的人，留着幾根雜鬚的短鬚，身上是八團馬褂，瓜皮帽，雙梁鞋子。從他兒子由綿篤以至於瞑目，老人的一雙眼淚，總掛在臉上，沒有說半句話。醫生從高材生的嘴裏，得到一些藥師鎗擊的實際情狀，他的血都沸起來！許多院裏的人，也都嘆息的嘆息，憤慨的憤慨。醫生主張此事必訴之於公理；老人却無一點興奮的表示，始終只有掛在臉上的，兩行眼淚，或者在醫生向他供獻不

平之鳴的候，他的眼淚來得要氾湧些。

「最低限度的表示，也需延聘個律師來，懇求法庭與以相當的裁判。」
醫生很迫切地說。

「打官司？當我的長子死在南京路上的時候，合全國人的力量，都把官司打輸了。現在，我可憐是一個人喲！」

這便是老人最後的表示了！——老人只有兩個兒子，在最近幾年間，一個做了烈士，一個做了冤枉鬼！他每次想念起兩個兒子，他就在引伸掛在臉上的兩行淚線，暗地祈禱他們冥靈的安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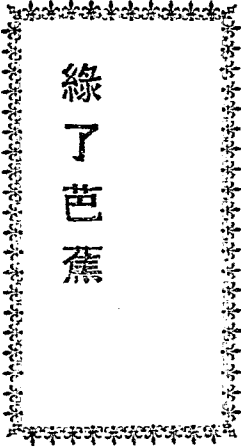
舉行五卅死難烈士的週祭日，老人被拉到會場的演說壇上去，他還是沒有能說出半句話，他抽抽咽咽地向聽衆哭了一場。當衆人把美麗的鮮花圈獻到他長子墓上的時候，他也買了兩大束紙錢，送到次子坟地去。

交 慈 的 方 東

註一 毒蛇的一種。

註二 俗稱電燈為自來月。

十六年五月四日



綠
了
芭
蕉

中國人本有所謂名士派者，但韓先生既沒有酒量，又沒有詩才，更沒有歌哭當場放浪形骸的性情；他卻是個很拘謹很忠信的基督教徒，家裏什麼長物都沒有，滿架只擺了些重重疊疊的醫學書。雖然他已是四十開外的人了，但還是個勞瘁子身的孤獨者。這並不是他抱獨身主義的結果，也不是他在情場吃過了苦而灰心於尋找異性伴侶的工作；實在，在許多同他接近的女子，都是喜歡曳碧紗裙裾，峨衫色羽冠的愛美者，她們認爲韓先生太古板了，太偏有學者氣了，——因此韓先生不能得到女郎們的愛，而冷冷清清地孤獨着。

韓先生當了十多年的醫院院長，他覺得做醫生和傳教士一樣，同是以慈悲的心腸解救世人的痛苦的，在他醫院的對面，便是浸禮會的大禮拜寺，莊嚴美麗，在勃勃路一帶路上，算是最偉大的建築了！韓先生每星期總在這大禮拜寺裏做他的祈禱。

大禮拜寺的旁邊，附設了一處浸禮會女學校。韓先生在十多年中，祇進這女學校瞻拜過一次。那時正是秋芙蓉花開得嬌麗欲滴的時候，他瞧見每一個課堂中，都坐了許多淡裝濃抹的女學生：有的梳髻，有的打辮子，有的頭上插着明蠟的梳子，有的額前覆下一簇舒卷自如的短髮，有的戴着玳瑁的淺綠色的眼鏡子，或是金絲的，有的穿着粉紅像秋芙蓉花顏色一般的衣裳，有的穿着一條一條的藍章白質的衣裳，有的又罩上一件黑背心子在淡青色的褂子上——韓先生的眼睛都看的花了，他覺得她們個個都是中國明日的母親，個個都是埃田樂園裏的夏娃。在每天夕陽西下的光景，他偶然在

室外散步，也常看見她們從學校裏出來，一隊一隊像花蝶似的在眼底飛過，他又往往默禱她們的晚安。在禮拜寺裏做禮拜的時候，他一雙深沈的眼睛，多是垂着，心裏只有一個上帝在他面前靜默而慈靄。

女學校裏有一位教算術的替夫人，是年輕的寡婦。馬牧師曾替韓先生做過一回冰人，但不能得到替夫人的同意，事就寢了。

嵇夫人的粉曆上，時常被人家發現出斑斑的淚痕；人家總默認她是個工愁而薄命的女子，在她的丈夫死了兩年以後，她曾經到彼得醫院檢驗過身體，據醫生拳聽聲器在她肺部審察的結果，承認她的肺癆症，已入了第二期了。她因此休養過一年，但不久自己覺得並沒有什麼肺病的凶兆，繼續的在學校裏吸粉筆灰。近來的身體，她以為似乎不如從前了；且常常有咳嗽的痛苦，心裏漸加疑惑起來，便又跑往許多著名的醫院去診視，很少的醫生，說他咳嗽是腸窒扶斯的。馬牧師告訴她：『韓先生是個醫肺病的

專家，何妨請他去望望？他離開這裏近，你在服務期中，不必遠求，最好不時過去同他譚譚。」

嵇夫人聯想起從前馬牧師替他們作伐的舊事來，覺得怪害羞的去見韓先生的面；最後由馬牧師的介紹，勉強去見了一回，其實並不覺得什麼，後來自己就一個人單獨的來往了！

院子裏的薔薇花開了，好像向韓先生盈盈地作紅笑。韓先生每一回會了嵇夫人面後，心裏總煩悶的很，就背着人到薔薇花架下，偷嗅嗅最美麗最芬香的花朵！

一個給戲曲之聖莎士比亞歌頌過的「夏日之夜」，韓先生躺在一張藤椅子上向沈默的一切在出神。

——呵！美麗的「夏日之夜！」

——愛亦猶這恍惚迷離的昏夜一樣吧？星便是愛人的心，常閃閃地不

易捉摸；月便是愛人的臉，圓時滿滿地笑，缺時鬱鬱地愁；花影便是愛人的影子，常忸怩怩地躲將去了；花香，便是愛人的嬌笑，常令人迷惑而遺悠；螢火，便是愛人的眼淚，常冰冰地在黑暗中流。

——呵！愛！是一個多麼甜蜜的名詞！失却一切女郎的歡心的人不免要高攀上了你！——韓先生從此似乎很不自在的了！

· 嵇夫人的美貌，近來雖消瘦了些，但深深地鎖着的眉峯，並不會掩其嫵媚。韓先生在自接近她的近一月來，博士頭整得光光地了，皮鞋也擦得亮亮地了；每逢嵇夫人來診的時候，總表示是一個很殷勤而含有看護女性的醫生。在夫人來了多次以後，很希望韓先生給她一個確實的消息——這病的狀況，究竟是怎樣的程度了。韓先生會叫她吐了一口痰，施行驗菌的手續。

當病菌驗過了，嵇夫人很靜默地坐在他的旁邊，好像罪犯靜候裁判官

類下最後的裁判一樣。

「夫人，痰中沒有什麼。」

「那末，總是有的是了。」

「是的；不過尚未到達到牠們繁殖的時期。」

「就這有限的病菌，先生可有什麼方法來撲殺牠們呢？」

「這是無庸夫人操心的！今年暑假以後，夫人可不要再服務了，選擇一個空曠的所在，休養休養，那清鮮的空氣，便是殺菌的常勝軍，等到明年芭蕉綠了，夫人就可以恢復健全的身體了！我很願意捨棄此間的一切事務，到病榻前去看護看護！」

「謝謝韓先生！……」替夫人的頭，低下去了。

「夫人！呵！上帝創造一個人很不易，創造像夫人這樣的女人，格外不易！夫人的身體近來，不康健了，一定傷了上帝的心。我們同是伏在上

下的兒女們正應該鼓起我們的全部生命的力量，以驅逐這專門妒忌上帝美好的創作的病魔！呵！夫人！尤其是我了解上帝深心的孤獨者，格外應該赴湯蹈火地不顧一切，以驅逐這專門妒忌上帝美好的創作的病魔！——

呵！呵！——夫人！——

替夫人的頭抬不起了！

「呵！先生，謝謝你賜給我明年芭蕉綠了的時候！」

※ ※ ※ ※ ※

秋風起，梧葉黃了。稽夫人遵了韓先生的指示，在大禮拜寺西頭的康乃爾園北角上，租了一間樓房住下。這裏却是個幽閒遼寬的所在。電車的聲音，是終年聽不到的；偶然有一兩輛摩托卡闖進境來，也是很少有的事。康乃爾園裏一帶高樹矮樹，繖青，縷翠，——最好看不過了！稽夫人本是個有詩意的女人，她自從搬進這裏休養以後，心裏覺得果然舒暢了許

多，有時跑到小亭裏坐坐，或者在淺草的曲徑上散散步；偶然碰到隣居家的白髮婆婆，又好同她譚譚當年康乃爾將軍的掌故，據說將軍的第十五個妾，至今還住在離開這裏不遠的一塊冷落的地方。可憐佳人遲暮，不能歌，不能舞了！

稽夫人住了一個月，秋色漸漸地深了。重陽節這一天，韓先生採了滿手的黃菊花，得得地爬上了稽夫人的樓，替她插在書案上的膽瓶裏，並向她笑了一笑。

『韓先生，折菊花插在花瓶裏，這可是你的創作了！』

『哦！夫人！現在衆香園裏，除了此花，沒有別的摘來供獻給你了！』

『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後更無花！——』稽夫人低低地哼起詩來。

『夫人真是個女詩人哩！』

『不過哼吟古人的舊句子，就被人尊稱起詩人來；這就不怪現在的詩人，把東方的詩壇幾乎擠倒了！——』

『呵！呵！——』韓先生格格地醜笑，像百代公司的哈哈大笑片裏的老洋鬼子的笑聲一樣。

喬夫人也不免笑了。

自是，韓先生的蹤跡，不時的就移到康乃爾園的北角上來。喬夫人在這枯寂的生活中，得着一個異性的伴侶時時來慰藉她，自然使她十分感激的；不過她往往因此會回溯到從前做新婦時候的舊夢，就撲簌簌地流下淚來，有時晚上做夢，夢見病魔來侮辱她，又恐怖得啼哭，可憐她一顆柔脆易碎的心，真是蕉軸一般的卷了！她因為急於希望明年芭蕉綠了的時候的實現，特地在園中偷了一顆蕉，移栽在樓下不時來張望，擎嫩溫水灌溉灌溉。這時粒粒秋雨，打在已枯黃的葉上，每亂了她的心曲，她擎鏡子照

照自己的臉，覺得兩頰頰婆般的色素，都褪盡了；咳嗽也繼續的作祟；或者比從前格外利害些，她有時到了自己不能相信自己的時候，就用這樣的口吻去對韓先生：『明年芭蕉綠了的時候，恐怕終於是我的一個希望吧了！』韓先生答復她這句時，總是很堅決的說：『夫人健全的身體，一定可以在明年芭蕉綠了的時候恢復的！』——其實，當他初次檢驗她痰中病菌的時候，已發現病菌成了不可爬梳的狀態了！以病態時期論：已入了最後第三期，不易療治了！所以當馬牧師向他探問替夫人病狀的時候，他已非正式的表示過；不過他總以為像替夫人這樣的美貌女子，實在是上帝下了藝術功夫的創造，一個美好的模特兒，應該有長時期的存在，給宇宙間添些詩意的裝點，不會夭壽的。他又以為自己孤獨了四十多年，也應該有個美麗的伴侶，來潤澤他餘年的生活；她近來的一颦一笑間，已充分的向他表示『愛』意了，這是上帝最後賜與他的安慰使者，更不會半途被病魔擺

去的。——韓先生想到這裏，對於自己的檢驗的手術，往往發生了懷疑！於是，他又偷取替夫人幾口痰，驗了又驗，檢了又檢，更請其他的醫生去檢驗，更請其他著名的醫生去驗檢；可是最後的結果，他們警告他『她這個病無論如何是不可爲了！』可憐韓先生一顆愛癥，已凝固的同替夫人肺裏的結核菌一樣，再也醫治不去，他不但慚愧自己白學了十多年的治肺醫，並且懷疑到其他種類的歧黃術；甚至連世間的一切學問，都提出不信任案來！不過他暗中終不免爲她擔憂，爲自己愛的前途，不免捏上一把冷汗，這是最無可奈何的事：他要想在絕望中生出一絕大的奢望來，處處道對病者很留神，不敢在重憂中稍露不豫的顏色；因爲不豫的顏色，他認爲是大影響於病者的心理的醫療的。他覺得她能生存一日，便是他幽愛人生存一日；他的有意思的生活，得以延長一日！若是她死了，怕的沒有第二個像她一樣的女人再來愛他了；或者有第二個像她一樣的女人來愛他，他那時

也不能再愛她了！

入冬以來，替夫人怕風的很，空曠的地方氣候寒，她又搬到學校裏住了。韓先生不願意在衆人豆般大的眼光中，向替夫人供獻他海深的愛意，蹤跡上不免疎了許多！

替夫人的面龐，似乎格外的顛頽了！

※ ※ ※ ※ ※

『蝴蝶紛紛過牆去，却疑春色在鄰家。』

春不但開始，並且到紅千紫萬的時候了！替夫人的病勢日重，已睡倒在床上，韓先生一方面暗裏傷心，一方面同馬牧師商量商量，想另外再找一個富有經驗的醫生，同他共同斟酌，作最後掙扎病魔之計。這消息傳到替夫人耳裏以後，苦哭着對韓先生說：『久未起床，幾不知外面光景，近來聽見窗外有黃鶯叫的聲音了。先生，院裏的芭蕉，大概要抽芽了吧？我去年

種在康乃爾園角上的一顆，今年不知怎樣了？——怕的沒人去問牠，一冬以來，已凍斃了？」

韓先生半晌說不出話來，勉強笑的一笑說：「芭蕉却是要抽芽了。——」

「草木是不理會病人的心的，人要快快地康健，牠要慢慢地綠。」

「愛有時也屬於片面的急性症的。」

「先生真是個愛的醫士喲！」

「呵！呵！——如果他能夠以愛的手段解除一個肺病婦人的痛苦來，他配才給夫人尊敬上這一聲。」

「我或者終於是癆蟲的滋養料了？」

「夫人！靜候着吧！那一個愛的醫士曾預言的「芭蕉綠了」的時候！」

但是事實上很明顯的：替夫人的病，一天沈重一天了！韓先生有點怕見替夫人的面了！他每次跨進她病室以前，總要在窗外徬徨四五分鐘，不

再有大踏步的勇氣；一聽見室裏的咳嗽聲，心頭便像錐刺般的驚痛！

「芭蕉綠了麼？黃鸞的啼聲啞了！」

「芭蕉綠了麼？杜鵑又很悲切地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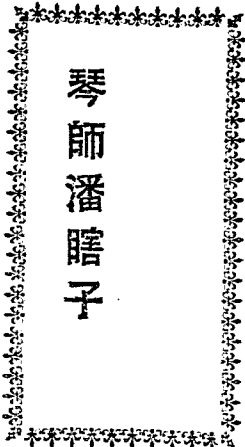
「芭蕉綠了吧！呵！——芭蕉綠了吧！」

* * * * *

芭蕉綠了！

穆夫人紅着玫瑰色的臉，美睡在床上，韓先生抱着她在狂吻，同從前他偷嗅薔薇花的神情一樣，但兩眼中流下的一副麻般的淚！——可憐韓先生，生在四十多年孤獨的生活中，最後獲到這一副麻般的淚！

十七年八月七日改作



琴師潘瞎子

年來京城裏的名琴師，數來數去，真是寥若晨星。趙孺嘴既於去歲秋日，客死漢皋，筱豬子又在今年晚夏，暴斃於虎列拉之役；此刻推論起老資格而造詣又獨有境地的人物來，祇有潘瞎子是僅存碩果了！

潘瞎子並不是個盲賣藝者，他祇瞎了一隻眼睛。在他一生極端弛伸一個純自然人生的紀錄裏，這一隻瞎眼睛，不過是一部分縱任肉慾的記號。他沒有讀過書，沒有習過藝，完全以一個慧黠者表現一切技藝的天才。隔壁戲人嘗嘆息沒有他的犬吠可以亂真；偶然登台客串一兩節說書，

往往傾倒一時有柳敬亭癖者。那時叫天兒（註一）的皮黃腔調，方風靡都下，潘瞎子每臨池（註二）聽兩三韻，歸後試喉，無不酷似。可惜他沒有嗓子，他第能運半律音翻騰他的腔的神味；因此，他的戲劇興趣，特別近於場面（註三）些。操胡琴，他初時也只是試試的遊戲，後來當他由一個貴公子而流浪江湖，由流浪江湖而覓食南北的時候，他已是操胡琴者的軍師（註四）了！

一把紫胡琴被潘瞎子重視做形影不可離的伴侶；在胡琴自身的意義上，係一個恩妓贈與主人的盟物。這琴的鼓和桿子，都是拏極名貴的竹子製成的？現在經過潘瞎子多年手澤的塗磨，顏色已全部變紫了。——一個書家每有一桿稱手的筆，一個技擊師每有一把別人不慣受用的劍或刀，紫胡琴便是潘瞎子稱手的筆，別人不慣受用的劍或刀。

潘瞎子中年，他的一手好弦子，已名震京津道上。因為他不是打場面的出身，他在琴師的地位上，彷彿是票友下的海，有許多人因此來加倍的捧他。他對於紫胡琴多年摩挲的手澤，是沒有『三代以下的心』的，他祇覺得抽了二十多年的鴉片，同時拉了二十多年的胡琴；在烟癮由淺入深，由深而至於不可解的時候，琴癮也由相對成絕對，由絕對而至於不可醫治了！他一生沒有享受過伉儷的鶼鶼鸞，當貴公子時代，是嫖妓時代；流浪江湖時代，是打野鷄時代；現在，在他琴師的生活裏，他漸漸感覺到人生孤獨的淒涼了。少年的烽烟，已剩了殘餘生命的星星之火，一切有興奮性的趣味都一一歸於蕭瑟，只有一榻烟，一把琴，每到苦悶的心緒無從緝理時，抽一回，哼一回，拉一回。

那時候，『東方病夫說，』甚囂塵上，神州一片土已是西方強鄰們槍炮試準的靶子場；京師城在樹了幾次降旗的深創巨痛中，獨能以滿城如沸的笙

歌，把國家點綴得昇平晏樂，風月無邊！一般王公大臣，豪商巨賈，以至公子王孫，尤其有如火如荼的狂熱，從事奔走歡呼於捧角運動的熱鬧。沒有一張報章不以鼓吹捧角運動為言論核心的，沒有一個風騷詞人不以歌頌伶官的一顰一笑為偉大天才的表現的，更沒有一個唱花旦的坤角不環繞着許多有鬚鬪老無鬚鬪少的喝采者的。小花旦以孀孀十三餘的雛伶，已能顛倒滿城顧曲的周郎。因為她是潘瞎子同一個院子裏鴉頭偷合的私生女，潘瞎子以『父而師傳者』的義務，為之授曲，為之幫場面。小花旦在她『父而師傳者』的眼裏，看着地亭亭起來，一串珠似的喉嚨，是處女的獨具的緊窄的音帶，也是特殊宜於激為歌吟的乳鸞的簧膜。在舞台上，或是在煙榻旁，小花旦一曲既振，便有一綫迂迴柔曼的游絲，從她嘴裏吐出，聽的人往往要閉起了眼睛。有時，她走一二個偏鋒，輕輕地揚了上去，潘瞎子的胡琴，拉到這裏，也鼓起氣來，又像那鼻鼻游絲，被劇變的風括向天際去

了。

虬髯才子，是最傾倒小花旦者！都中的閒情報上，每天都有署着『髯』或『虬髯』的關於揄揚小花旦的新詞，一首風華典麗的雜伶曲，曾寫貴了洛陽的低價。才子又爲她編了兩齣歌舞劇：一齣是表演唐代金陵女子杜秋娘的故事；一齣是根據樊樊山彩雲曲的本事，描述庚子亂中的一段野史。——在後一齣戲劇裏，作者自謂有一斗狂膽，藉毛錐子的鋒芒，針針向當日狂狷的胡騎，下流血的諷刺。但京中一部分當局者，都恐怕歌舞戲謔，要惹出外交上的糾紛來，特地申令禁演。虬髯才子拈拈他的鬚子說：『假如這一束于思于思的東西，因爲獲罪而被割，那末老夫就得易號爲『龍陽詩更』了。』

小花旦也因爲人言嘖嘖，輟演半年，從潘瞎子專習所謂古裝旦戲，更由才子鼓餘身編一齣倡導遊仙主義的『雲英。』他們常常在一張煙榻旁斟

酌新腔，小花旦是玲瓏不過的小姑娘，潘瞎子授一兩句，她往往一試而能，同他從前揣摩叫天兒腔調的聰明一樣。他有時總嘆息上一句：『私生子是最可疼愛的人！』

『她將壓倒菊部的羣芳呢！』才子也得意的說。

『我想，她媽有了這搖錢樹，此生可以不搭拚頭了！』

『聞說已有人向她媽開過個盤子。』

『什麼？』

『二千五百金。』

『買這鴉頭做小老婆麼？』

『第二十九房。』

『呵！呵！才子往往會遊戲人的，我不信世上有這們一回事！』

『假如世間有這們一回事呢？』

「他是花二千五百金來強姦她的。」

「呵！呵！潘瞎子也是個私生子嘞！」才子拍掌笑起來。

他們逍遊着的一張煙榻，是京師一種旅館裏的特殊的陳設。在煙客沒有來臨的時候，只是一張炕床；等烟傢伙捧出了以後，炕床就變成一個雅緻而舒暢的烟榻。固然，許多旅客是癡君子，也有專門來吸幾口烟的。潘瞎子常常在有與會時，掛了胡琴，（註五）帶小花旦往這一種旅館裏過癮；因為這裏傢伙講究，房間整潔，比較在家裏要吃得暢快些，而且也可以藉此會會客，做幾個碰到熟人的烟東道。

在潘瞎子自己的寓處裏，是時時使他感受到人生孤獨的淒涼的領子窠。他近來很想同小花旦的媽媽重聯舊歡，最好能夠以同居的形式結不散的鴛鴦。但小花旦媽媽並不願這樣，她至今還痛恨他是個耽於肉的享受的薄情郎，她決不相信他有絲毫的誠意能夠同一個給他蹂躪過的女人過活！

就在這一年的夏天，一個蚊陣如雷的晚上，潘瞎子因為爲要排遣心裏的積悶，拉了一回紫胡琴，而積悶轉糾紛起來。他此刻覺得現實的周圍都不是世界，只有美麗的過去成了值得追尋的夢。他在一家小酒店一口气咽下三杯酒，似乎心裏爽快了一些。當他由酒店奔往小花旦家裏的時候，小花旦的媽媽往照相館取她女兒的化裝小影去了。他叫小花旦唱兩支曲子，自己又拉了一回胡琴。

『爸爸今天的弦子有些亂。』

『你那裏能了解你爸爸心裏的心思呢？』

『媽媽說爸爸是個世上最快活的男人！——她一生只瞧見過爸爸這樣一個最快活的男人』

『呸！』

小花旦給潘瞎子獻過茶來，他却牽住了她一隻手：『來！你明白你這

鴉頭是爸爸的一滴血麼？」

她點點頭，表示一種信心。

「那末，我告訴你吧！」他牛飲下一杯茶，推去酒杯，把小花旦全部納到他兩臂裏；「一個燃燒着的人，在無論怎樣奇暑的夏夜裏擁抱起一個女體來，總不會覺到熱。當我準備了一滴血強制你母親接受的時候，我是一個光蛋，我那裏有黃金來買你母親的女貞呢？你母親把鄉村渾沌的女體帶上城市來，她真是個美好而溫柔的獻者，對於我這有都會威權的光蛋！什麼我都不復記憶了，那時，她是由最後的掙扎而終於妥貼的屈服！」

她沒有聲音。

「你想，強姦不過這們一回事！」

她終沒有聲音。

三

潘瞎子落魄上海，在一家園子裏給一個淪落的老伶工操琴。從前紫胡琴一牽動了弓尾，便鏗鏘琮琤作金玉聲的，此刻卻嗚咽淒硬，與老伶工破竹般的嗓子，都不能成聲了！

老伶工的妻子，便是潘瞎子手裏紫胡琴的贈與者；他們這種萍水的巧合，使他們流下許多的眼淚。潘瞎子很傷心紫胡琴的贈與，已成了一種殘酷的禮物。他一生什麼都沒有成就，只把聰明和心血一齊都付與紫胡琴。他把紫胡琴捧給她看看，手澤是深了，人就在一層一層的手澤裏老了，可愛的東西每每是磨人的魔怪嘍！

有許多知道潘瞎子的人，都願意在上海把他捧得同在北京一樣的紅。但潘瞎子此刻甘願做落魄鬼，推恐有人看出他是個蠢死自己十三歲女兒的罪犯。

但是，在光復後的北京城裏，又發現潘瞎子的踪跡了。他這次挾着一個

四十多歲的老花旦，在一家小園裏出演中軸戲。老花旦由妓而嫁，由嫁而伶，她實在是個風塵憔悴的女人。一副已經皺了皮子的高顴臉，幾乎失了粉黛的敷黏性。當她張開兩片枯吻的時候，乾澀的喉嚨只能咬出一種由齒顎間激鳴的假音，叫聽客都給她不放心，惟恐她拚命的喊出的歌聲，上句要接不起下句來。潘瞎子往往由她反映出小花旦的印象，——一朵含苞的蓓蕾，給他生生地折死了！他此刻訪問小花旦的媽媽，已不知去向；他訪問捧角詩人的虬髯才子，却於痛哭了小花旦以後的一年，也埋下土了。許多有關係的人，都去的去，死的死，潘瞎子覺得此來已如隔世。

像老花旦這樣的一個坤伶，有沒有人來捧她，確是個問題。據潘瞎子隔世的觀察，京城裏的捧角熱，已達到一種運動的黃金時代了。不會做詩的人，拏重金買人家的稿子；不會辦報的人，拏重金買一般文氓來開報館；捧角團的鑼鼓，處處敲得震天動地的响；晉上親王的匾額和旗傘，又

怎樣的鮮明而熱鬧呢？但是，老花旦出演了一星期，很少有人給她一聲『彩』，『潘瞎子的紫胡琴，倒博得一聲一個『好弦子。』』

他們背棄了老伶工，從上海間關千里的到全國戲劇的中心的北京城來，一面，他們想尋求一點麵包，一面，他們願長守做一對黃昏的伴侶，不再有離散的悲哀。此刻，潘瞎子已嘗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的味道了！他一心只要同老花旦馬馬虎虎地到了死。當老花旦發現她肚皮裏已有了一塊硬東西的時候，她很歡喜，因為她覺得她能夠『弄璋』，她老年可以不再在台上獻聲嘶力竭的醜了，假如產下一個女娃娃來，長成人也可以賣幾個錢做他們的棺材本，或者由潘瞎子培養出一棵錢樹子，他們儘有晚福可享呢。但在潘瞎子覺得這都是極不經濟的事，最好此刻向人販子買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回來實行他從前教授小花旦的方法，可以於最短期間，在他們面前現出一個聚寶盆來！他主張給她打胎，雖然她肚裏的一塊肉就是他

身上的一滴血。

北方大陸氣候寒，往往八九月就下下漫天的雪。老花旦第一回嘗到北京的冷天氣，她怕寒得很。她想休息數個月；實在，她漸加膨脹的腹鼓，已覺累她不能夠上蹺（註六）在紅氍毹上做浪步了。潘瞎子向各方熟人找一個搭頭，但好久都沒有有機會。

老花旦病倒一個豬欄雞罩式的小客棧裏，已是三天了。她的病徵：是肚痛，下體流血。潘瞎子不肯請醫生給她醫，她認為是流產。客棧老板幾次向他們下逐客令，他們沒有回答，廝守着挨一刻是一刻。老花旦搥床呼痛的慘叫聲漸漸地達於室外，但潘瞎子使勁地按壓了她，叫她暫忍着一時的痛苦；這是他非常的手段，向她偷進一劑打胎的祕方藥，希望她免於產褥纏綿的罪惡，而以不久即能恢復健康的身子，幫助他他拿幾文包錢，兩口子不至於望空嗚西北風。

『我是要受了你的死的恩賜了！』當老花旦一個痛陣過後，淌眼淚向潘瞎子說。

『在此刻，好意都變成惡意，情人都變做冤家！』

『哦！怎樣能忍受這樣的痛，我的冤家！』

『有了男伴的女人，一生終不免有幾場這樣的痛，——女人可憐是罪人啲！』

『老實說死了這罪人吧！』

『有一分希望的時候，你都要忍受着！』

『唔！唔！唔！——』

『忍受着啲！』

老花旦忍痛的呻吟聲，漸漸地低下去，漸漸地若斷若續，漸漸地成了微弱的呼吸。

不但她自己以爲無望，就是潘瞎子，也絕望了！

四

第二次奉直戰爭以後的北京城裏，久已給人喧傳同老花旦死去的潘瞎子，忽然又在一家園子裏，獻他的紫胡琴聲了！實在他此刻手裏的紫胡琴，已拉得入了化境。可惜每日他跟兩個無名角色，登台拉幾支曲子，得幾個錢，便倒在烟館裏抽烟；有時無聊起來，他冥心眇慮，拉小兒聲，像小兒聲；拉婦人聲，像婦人聲；拉行人車馬聲，像行人車馬聲；拉禽獸飛鳴候蟲振羽和一切不可拏口舌傳出的聲，像禽獸飛鳴候蟲振羽和一切不可拏口舌傳出的聲。

京都的人士，總是這樣的讚美潘瞎子：『現在都中的琴師，潘瞎子是魯殿靈光了！』

然而，可憐潘瞎子脚也跛了；另一隻眼睛，也祇能糊塗的見人了！他最後纏綿在一家客棧的病榻上，身外什麼都沒有了，只擁着一把紫胡琴！胡琴無意落下了地，給客棧裏人踏斷了，當是沒用的東西，拏了納到裘鴉片土的爐子裏助火！

註一 譚鑫培爲京伶紅人，其父號譚叫天，故亦號小叫天。求幸福齋詩：「滿城爭說叫天兒，」即指之。

註二 北京人稱戲園聽座曰池子。

註三 凡舊劇台前吹打手均謂之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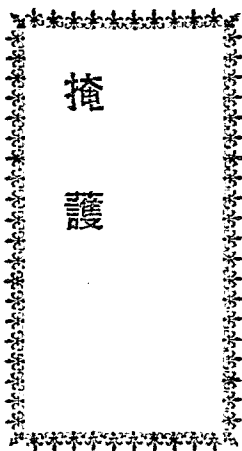
註四 俗以漢諸葛亮爲軍師之無所不曉者，因襲其軍師官名，以爲形容一技一藝能手之稱。

註五 琴師多製琴袋，每出，懸之腰間，長袍翩翩，如無物也。

註六 舊劇旦角，需以木製織足代步，謂之上蹺。

十六年十一月五日稿

十七年八月六日改作



掩

護

揚州是個以楊柳，明月，青樓女人而謀名的古繁華地；當我們的軍隊光復這古繁華地的時候，許多軍官們都特殊富有欣賞的情緒些。可是在我們戎馬倥傯中所獲得這裏一些過眼的印象，我們都發現所謂古繁華地，已是一種過去風流詩人會與沈醉的殘脂剩粉，一個失去了牠黃金時代的重要和美麗的陳古城垣；雖然楊柳猶是氍毹的楊柳，明月猶是嬋娟的明月，青樓女人猶是紅袖綠鬟的女人！

因為城裏的軍隊都屯紮滿了，我們的先遣隊被擠在一個顧家祠裏，隔壁祠主人家雖則被我們發現很有些餘屋可以分容到一排人，可是經過了多

番的懇請，她家女主人只允許我個人以指揮官的情面得以安置下一張行軍榻。在女主人所持爲絕對的理由，就是她家裏沒有男人，而且她們都是青春的雌性：的確！中國的軍人，久已被溫柔的女性看做是一種色情狂的蠻氓了，正未必因爲我們是有紀律有主義的軍隊而滅却她們畏兵如虎的舊觀念。不過在我棲息女主人家約莫二兩天以後，她們逐漸了解我們的軍隊並不是灰色動物的畜八爺，尤其像我們這樣的少年軍官，爲最親愛近人。她們居然很大方的過我攀談關於我們軍裏女同志和女軍人的消息，她們所誤會的我們軍裏鴨屁股解放到能夠在沒有婦女特殊設備的浴室中同男人共浴，以及一個軍營裏都要有三五個鴨屁股做全部男士卒每夜值班的床頭人，——這都給我分別的解釋清楚了。從她們的詞色裏，我可以看出：女性總是時髦與虛榮的愛好者，她們很讚美鴨屁股好看，女同志與女軍人都勇敢而能幹。

在這裏，我覺感到人生的一種神祕，一種『緣』的神祕。誰能就料及呢？從櫛風沐雨的萬里征程中，會拍手唱歌渡東南天塹的揚子江，會在鶯花三月的風光裏騎馬上古揚州城；而揚子江與古揚州城，都成了我的人生中的有『緣』物了。

所謂女主人，一個是二十多歲的和平而帶有少婦美的女人，一個是比較要小上五六歲的活潑而充滿愛情要求的少女。雖然我們不暇追問她們是怎樣的班輩，她們是以姊妹稱呼的。一禮拜後，姊姊『鴨屁股』了。據說：妹妹膽子小，不敢剪，守一守也是要剪的。一個萬人空巷的提燈會的熱鬧潮裏，她們都旗袍起來，彷彿兩枝迎風招展的花枝，呵！美麗的姊妹花喲！

十二分晴和的晚春天氣，空氣層淡薄的像透明的玻璃，遠山遠樹看去都是黛螺的翠玉。四野雖則只有些野芸台，也能夠勾引來成羣結隊的蜜蜂和胡蝶，蝶舞，蜂唱，野芸台香。——儘管人事在烽烟驚喘中，『自然』並未因人事在烽烟驚喘中而稍斂其嫵媚！

一騎昂藏高岸的馬，馱了我望自己的陣綫上去。

向午的太陽輻射熱加到我薄薄軍衣時，不免叫人要披襟漿礮一回。

『前面就是邵伯湖了麼？』

『正是那汪汪泱泱的東西。』

『美麗的湖！』

一鞭把馬打上前幾步；馬首高翹起來，似乎，牠此刻是最英雄的龍駒了！人生也總有個太認識了自己生命的一刹那，在這樣一幅『一個少年軍官馳騁疆場』的圖畫裏，誰能不睥睨一切？當我讚美『美麗的湖』的時

候，同時我更欲讚美英雄的馬，讚美可以睥睨一切的自己！

『明日下攻擊令！』

一個少年英俊的軍官拍馬回城了。雪絲似的馬尾豎起來，如同孔雀展開了牠的絢爛而珍貴的扇羽一樣。

但是，明日，天才破曉，忽地一枝敵方奇兵，從南面偷襲來，好一枝奇兵！我們前方的陣綫受到腹部意外的攻擊，由零亂而至於退却了，雖然驍勇的指揮官，冒着彈雨，高擎指揮劍，要從困獅的奮搏中奪回失去的陣地；然而，軍容是堅玉，跌碎了就不容易再完整起來。軍長縮回受敵部分的陣綫，把後方隊伍都帶往江南了。當我明白這樣形勢已無挽救可能時，城裏已不易瞧見我們的軍隊，許多有血跡的軍衣，都拋棄在路上。機關鎗掃射得像爆竹般的燃放，來福彈在頭頂一顆一顆的飛過，滿城都籠罩着含有多量硫黃氣味的下壓霧煙。

『鎗聲離城只有兩三百碼了。』

雖則我還在從容地理軍書整行囊，但馬已失去了，軍衣也剝脫了。打算化裝一個商人逃出城。

顧主人家老媽媽，輕輕地推開了門，又張皇，又驚愕：『藍先生還不走麼？』

『謝謝主人家！探消息的勤務兵一息就回來了。』

真的！一個少年英俊的軍官，到這時，他竟充滿了取憐于婦人的情意了！

『這裏大門已緊閉了，先生！聯軍剛才進南城門，要走早走；不走，主人說，這裏躲一兩天吧！』

那裏再有慈悲的菩薩像女主人這樣的觀世音！感激的淚，要滾滾地從我兩眼裏迸射出來！不但古揚州城是我的人生的有緣物；就是，這一雙姊

妹花，也是我人生的有緣人了！

三

揚州，是恐怖的揚州了。

城裏天天鬧過兵，城外天天有砲聲，空中天天繞飛艇，家家戶戶嚴肅而冷酷，好像大難離開他們只有五步遠。

「鴨屁股飛過江了。」

一種嚇人的傳說，由老媽媽從外面搬進屋裏來：「兩個沒頭髮的女革命黨，被聯軍赤條條地鎗斃在城外，許多人親眼看見的，兩隻血淋淋的奶子被割在地上。」

說得她們毛髮根根都翹起來，打寒噤；尤其姊姊嚇白了朱唇，老媽媽朝向她翻眼睛。

「好！人還是少出點風頭好！」妹妹故意挖苦她姊姊。

「誰是女革命黨？頭髮不見得就犯法。」

姊姊嘴裏雖然這樣辯，但一面汪着眼淚，躲往房裏去啜泣了。

「藍先生，這是最怕人的事，你看怎樣辦？」老媽媽過來徵求我的意見，她們覺得男人的計策總比女人家要多些。

「我看，索性剪禿了頭，戴瓜皮帽，穿長衫，變個沒辮子的男人。」妹妹覺得我這貢獻有些滑稽，她幻想到姊姊變了做一箇沒辮子的男人時，忍不住呵呵拍手笑起來。

「你有什麼好的心孔呢？」我反詰妹妹一句。

「我是讚美你這聰明的貢獻的！我沒有再比你這更聰明的貢獻了！」
「或者，我以為，做箇假髻。」我不免在她們面前賣弄男人的層出不窮的技倆了。

「假髻是好的！」老媽媽先捧上一聲。

姊姊在房裏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哭的利害。當老媽媽把我兩個提議交給她時，她什麼都不信任；她表示甯可死辱，不願把已撕破的繡衣，再補綴起來。老媽媽苦心勸她十多遍，她第搖了幾下頭。可是，午後我瞧見她時，她只是嬌笑，妹妹也啞嘴不休。我是很明白的了；她却終于不肯掉轉頭，好像腦後藏着一件奇異珍貴的東西，或者，醜怪得羞于見人。妹妹突襲其不備，從身後向她猛的一呼，這一個「回頭」，滿室人都笑的攏不起嘴來。兩朵紅玫瑰，一個辮子髻，她已不是個新鴨屁股了。

「好啣！」

「你能看出假髻的破綻來麼？先生，就是用地剪下的頭髮編的。」

「真靈巧的手藝！」

「這不能不佩服小姑娘在學堂裏學過手藝的靈巧人！」

「媽媽近來似乎不論對於什麼人，總會多嘴些！」妹妹有些不願老媽媽揄揚她的本事。

「大家還是放安穩點吧！愁愁這個日子！」

自然，女人家是最怕兵亂的。據老媽媽私地告訴我，她們已嚇得兩夜無睡眠了。但她們覺得家裏多了一個男人，好像可以壯壯膽；雖然藍先生也是個避難者。她又說，在最近兩日間，許多被擒獲的綠衣兵和軍官，都給劊子手一刀斬做幾塊。假如藍先生能夠在這裏多躲幾天，為最安全不過的事；她可以替主人家拍一拍胸膛，難得一個少年英俊的軍官落難在家裏，別說幾天，就是幾個月，她們無不以萬分誠意來款待的。老實講，女人家的心腸是棉花絮，一靠到人體上，總要覺到有多少暖意。最好藍先生就暫在這裏吧！現在外面的兵，滿嘴都是「老鄉」，藍先生也可以學說幾句山東話，或者跟我們揚州人練練舌頭，就是畜八爺到我們家裏查槍械，

他們還當藍先生是我們家裏人呢。

四

喧傳了好幾天『司令部派兵向民家檢查私藏槍械』的消息，但終沒有瞧見司令部的兵來。

關於顧主人家準備檢查的手續：第一，把我全部軍書行囊，先藏到一個堆蘆柴的小屋裏，覺得不穩妥，後來埋在小院裏的薔薇花架下。第二，她們平日讀的書，也都收藏到不易被人發現的所在；因為她們怕：書是學生讀的，學生就是革命黨，或者被書惹出什麼嫌疑與禍災來。第三，老媽媽主張連新製的旗袍也不能入檢查人眼，她以為，旗袍是鴨屁股的特徵服，真可謂『小心翼翼』了！第四，女人的金首飾，是很貴重的。不但她們要收藏，就是我也主張塞在她們的內衣裏。老媽媽說，已經被檢查

的人家，槍械都沒有，金首飾——甚至銀首飾，却成了違禁品了。自然，這是我們想像中事。

「人」的問題比較上沒有「物」的那樣簡單。姊姊覺得頭上是假髻，臨時應該躲一躲。妹妹不敢見畜八爺，也要把身子匿起來。我却建議都不必這樣做，空空的屋子沒有人，反而容易誨盜些。姊姊到鏡台前照照自己的假髻，無論如何總覺得不放心。後來由老媽媽提出一種最老成的考慮，她認為第一我需要避一避；因為外方口音的人，是極容易啓人家疑竇的，這都經過她們滿意的決定了。其次，姊姊的躲藏手段，她主張在極端慎重的態度上，也有採取的必要。但姊姊碍於妹妹的意思，最後她決定不「躲」了。

爲了佈置一個藏人的祕窟，姊姊特地把她房裏的套間（註一）門，用花紙糊起來。待檢查人來時，她先放我進去，然後關好門，再移過一張衣

櫥，就像是沒有這套間門了。

真彷彿異想天開的把戲！或者孩子們捉迷藏的頑皮！我要懷疑我漸漸地闖入魔境了！

突如其來的老媽媽把『司令部的兵已入了隔壁鄰家』的消息回報到屋裏，她們都驚慌起來。

「藍先生呢？」

說不出一種被人拉扯而自己失却一切自由的趣味，——也可以說是痛苦，我應着老媽媽的手，鑽入一個小屋裏了。

過後思來，這樣光景，只有新郎進洞房的神情可以相比喻吧？

可是，那時候誰有這風流的心情呢？耳朵裏轟轟地只有鳴聲，心房裏突突地只有春的春搗。可憐小心的蛞蝓蟲，觸覺到前面有了加害的敵體時，牠縮回殼房去了。談何容易！人生是自然的膏火，膏不涸，火不滅。

有幾個忘却了實現的美麗而鑽進榮譽的墟墓的烈士忠僕，不是神經病患者呢？喜劇！爲了生存的搏奪或圖謀，都是宇宙可笑的喜劇啣！

忽地，姊姊也進來了。

『快來！快一齊來躲！』她倉皇失措似的在屋裏向她妹妹亂招手。她的臉，是白紙的臉了。她的眼睛，是失去神彩的眼睛了。她的一雙手，是顫震而搖動不能自主的手了。

『你們好好地躲着吧！』

妹妹一手掩好門。門外同時有搬衣櫥的聲音。

姊姊似乎很氣憤的坐下來，喘氣。我想假如我可以倒在她懷裏時，我們兩面搖曳的心旌是互相起落的。

我伸指指門外，表示問她妹妹爲什麼不進來。

『她』很低聲的，『怪忸怩的鴉頭，別問她！』

此刻，我像是已忘了門外有森森地敵刀了。我覺得宇宙已由無以再大的大縮小到像這樣的斗屋，宇宙的人羣已由無從統計的多減少到我同她兩個。還有什麼願望是我們兩個以外的願望呢？還有什麼夢幻是我們兩個以外的夢幻呢？一隻亭亭的蜻蜓，無心投了醜蜘蛛的陣網；一隻像小胡蝶的飛蛾，自撲上了昏燈的火焰；這都不能爲她這樣子想：

但是，毫無疑義的，門外的人，要不放心我們了。一個老實的男人，當他從這屋子出來時，他已不是老實的勇人了。一個最害羞的女子，當她從這屋子出來時，他已不是原始的最害羞的女子了。

「藍先生！我的少年英俊的軍官喲！」

「顧小姐！我的美麗的鴨屁股姑娘喲！」

儘管我們不會這樣子說喊，或者我們心裏想這樣子喊而不敢喊，又或者我們敢子這樣子喊而不如有了她們所想像的那麼肉麻，然而，從戰場上闖

過來的肉身，誰能保險他們沒有創傷呢？

連我都不能否認這天造地設鬼使神差的一對！

當一個人感覺到對於某種事件有迫切需要時，他必得就那麼樣做，別人的揣測是多嘴的鸚鵡的。

盈盈脈脈是靜默美，滴滴搭搭是心擺律，呼呼嘩嘩是喘息的促急病。彷彿一個舊夢。無論是靜默美，是心擺律，是喘息的促急病，都彷彿一個舊夢裏所經歷的。

五

一連下了幾朝陰雨，薔薇花都落盡了，園裏的新綠，一天一天地肥起來。

老媽媽捏指算一算，已三天聽不見遠處的炮聲了。昨夜風聲中有軋軋

的聲音，許多人都以為黨軍飛艇來夜襲，其實是城南電燈廠裏代那樣的聲音。緊張的人心好像都鬆弛些下來。姊姊因為長久悶處在屋裏，竟聯想起往年春日的游興。她說，揚州有個比西湖瘦幾分的湖，到了春天——湖上游人像白鴿子似的在亂飛。從前是男學生女學生為游人中的風頭健者，以後，她想，是鴨屁股中山裝的世界了。

『的確！揚州是塊好地方！』我很自然的說。

同時我幻想到將來有左一個女人右一個女人在所謂『比西湖瘦幾分的湖』上做白鴿子的一日。

『真的西子湖你們也瞻仰過麼？』我又問。

『出了揚州城門一步的東西，就不是我們所能夢見的了！』妹妹半帶着譏刺說。

『或者，真的西子湖要更加美好些？』

「你能講一點給我們享享耳福麼？自然，那邊你是瞻仰過的了。」

「哦！西子湖！她是個美人啣！」我彷彿染了詩人的誇大狂了。

「怎樣又叫做美人呢？」姊姊故意問。

「年年輕輕地，臉盤長長地，骨幹圓圓地，聲音尖尖地；」雖則是不

老實的戲言，然而我到這時才敢說。

「那末，美人就在你面前了。」姊姊說時向妹妹使一眼。

妹妹不做聲，像是在磨練她反唇的詞鋒。

「美人在前麼？美人在前的時候，帝王失其尊！諸侯失其貴！黃金失

其價！美玉失其輝！」我忽地忘形起來。

「呵！呵！——還有？」姊姊拍手笑。

「孔鳥不能翔！鳳凰不能唳！瑞草不能香！瓊花不能麗！」

「呵！呵！——還有？」

「山嶽亦降其峨峨！江漢亦迴其湯湯！太陽亦歛其熾熾！月亮亦儉其朗朗！」

格格，格格，……老媽媽都盛笑了。

「藍先生今日像是姊姊的應聲蟲！」妹妹冷冷地打斷了我的興頭。

好！被她責備下來，一個應聲蟲！

其實，在實質上，妹妹比姊姊美，年紀也輕上許多，若是把她們同時解到任何少年軍官面前去候編，妹妹是要易于「錄用」些。不過當一個男性邂逅着兩個女性時，沒有一個女性邂逅着兩個男性時勇于選擇，他有時候是往往不肯放棄任何方面的。現在，我不敢說她們就是我不肯放棄任何方面的對象，姊姊雖然嚴勸些，姊姊是何等的忸怩做態呢！不但我不能透視她們的心，卽我，也難於決定我此刻是在愛人家，抑在耍弄人家。不過，我是可以揀一個的，如假她們都還沒有愛上了別個男人。姊姊是個坐過

喜嬌的女人了罷？當初面時，我一眼就認爲她的美，是少婦的美了。誰肯犧牲童貞給婦人。

然而，姊姊是以一個老處女自命的，他彷彿耐了二十多年的豆蔻女貞，就在爲了我這『不速之客。』她鴨屁股後，她問妹妹她可像隔壁一個十七八歲的短髮姑娘。儘管在丘八爺的重圍中，她躲在屋裏總是今天一朵瘦蘭，明天一枝肥芍藥，她覺得少女才有簪花的資格。實在，她要想在一個少年英俊的軍官面前，表演出『有女懷眷』的詩意來。

『我最愛穿嫩色的衣裳，尤其要像晴霞滴下來的那樣的晚翠。』

『是的，你是富於美術性的女人。』

『不，我想我就是到髮白時，我還是仇惡那些深沈的顏色；因爲我生性是個「新鮮」的愛好者。』

『新鮮，誰不愛？』妹妹在旁邊時，總不肯放鬆她一句。

「只有我們男人譚不到喜愛什麼與不喜愛什麼。」

「同男人譚心，常常聽到「我們」「你們」的字樣」姊姊笑了一笑。

「橫豎你也不是女革命黨，問人家什麼「你們」「他們的」的；難道你還想人家尊敬你一聲同志不成？」姊姊的嘴的確來得尖刻些。

「什麼男革命黨女革命黨，」我故意伸伸舌，「輕聲點，現在外邊是怎樣的世界，假如……」我此刻完全站在丑角的立場同她們涎鬼臉了。

「我們不怕，我們聽見查鎗械的兵來不會躲。」

她說得我們都笑了——可是，我笑，是自然的笑，姊姊笑，是不自然的笑，最有趣的，老媽媽彷彿看劇的盲人，聽到別人笑而她也附和着笑。

六

忽地，一天早晨，她們並頭在曦曦咕咕地不知商量些什麼，尤其以老

媽媽伸首縮脚的神情，見了令人要揣測到她們是在共決一件嚴重的大事了。

我想，我這已經無形當了她們家庭裏『多智星』似的顧問，又要一獻運籌帷幄的功伐，而與她們以更深度的認識和信仰了。但是，老媽媽一直沒有來理會我，她們的臉色都沉重了下來。自然，我要恐怖我這顧問地位已有了動搖的凶兆。

究竟她們所惴惴的是什麼一回事呢？當我能夠明白這回事的內容的時候，我又被老媽媽掌入一幽黯的小屋裏了。

『藍先生，悶幾天吧！外面有許多人說，顧家私藏了一個革命黨，你想，藍先生，這是何等可怕的嘴喲！』

這一回，不是那一回了，嗅嗅，房裏是沒有香氣的，終于要輪着這逃命的軍官坐一坐黑獄呢，無論是真的狴犴，或慈悲女主人所佈置的阮坎！

追想起來，當女主人不忍於一個少年英俊的軍官竄入敵方的劍池刀谷裏而毅然與以溫柔的保護時，他只有感激，他覺得世界間只有她們是值得感激的天使。後來，女天使頂上榮光滅息了，她們都降為牧者的柔羊了，一面掛在簷口的旗子，不知不覺地給男性驕慢的風把往日很濃厚的感激色采吹得一淡如洗。此刻，女天使頂上的榮光復活了，感激的淚，再滾滾地要從我兩眼裏迸射出來！

「藍先生，這樣的悶，什麼是你要求於我們女主人的呢？」老媽媽隔着一扇小窗子在問。

「酒有麼？」

「你儘量的說吧！」

「書。」

「什麼書？」

「她們理會得，——一個逃難的英雄是應該看什麼書的。」

「還有呢？先生，別再客氣吧！天風都吹不來的仙人，我們女主人可有待慢的道理？」

「呵！聰明的老媽媽呀！再沒有無理的要求是能夠知足的男漢所妄想的了！」

「酒，你只要那喝醉了好忘掉被關在黑屋裏的酒？」

「是的，謝謝你！」

「書，你只要那她們懂得你所愛看的書？」

「是的，謝謝你！」

「此外就不是你所妄想的了？」

「呵！謝謝你女主人啲！」

的確的！老媽媽到了這時，她都聰明起來了！我真慚愧了一身汗：什

麼是男性值得自尊的『童貞？』你有多少童貞可以報恩你的女天使呢！

案上只有一瓶酒，兩本書；嘗一滴酒，看一行書，咀嚼嚼嚼人生的味道。有許多詩的色調，要從酒的香氣裏噴出來；有許多空靈的領悟，要從書的觸感裏響出來；可惜許多真的詩人，真的學者，沒有闖過這樣尊嚴的境界！

很輕地，小窗子被敲了兩下。從我最近兩天裏聽覺的經驗所得，這是女主人的降臨到罪囚的黑獄了！窗開，果然，果然是一個活潑而充滿愛情要求的年輕的女天使！一枝富貴嬌麗的花朵，從她一種慈祥的微笑裏，伸進了光明的窗內來！

『一朵花，先生，我替姊姊送來的。』

當我舉手去接花的時候，我的手有些顫動了。她的一隻送花的手，還是一隻皎潔而綿柔的手！

「老媽媽說，還有兩天，你們的軍隊就來了。」

「那就是我的救星下降了！」

「先生，耐心等待吧！再有兩天，你是我們的最勇敢而最高崇的指揮官了！」

「呵！女主人！我的榮耀的再生，都是你們所恩賜的喲！」

當我把花朵擺在鼻端狂嗅時，她帶着我這感激的獻詞亭亭地去了！

這夜裏，我興奮起來。推開小窗子，好一角月色！誰更有休眠的興致呢？月，雖則瞧不見她是圓臉，還是纖眉，但這一角溶溶的光，明明反證她是很圓滿地掛在天上了。天上一顆一顆像縷絡似的昏星，從小窗裏可以仰首窺到一小部分；就這一小部分憑我兩隻平凡的手，終不能把她們數明出來，更難于明白她們中誰是我的難星，誰是我的救星了。

遠處好像有犬吠，有鎗聲，有炮聲；已而又有敗軍的紛亂聲，萬民鼓

掌聲，歡呼我們軍隊萬歲的潮聲；最後，劈拍劈拍的鎗聲，變而為迎接勝利軍的爆竹聲。

「我們的救主來了！」

于是，我狂喜得要衝開了獄門，把這驚天動地的消息供獻給夢裏的女主人。久經藏在身邊的一枝口吹軍笛，此刻便取了出來，倚在窗前，吹一闕慶祝我們軍隊勝利的歡迎曲。笛聲漸漸地向上高，我要吹醒了她們，騎在我馬上，陪同我從萬民的掌聲裏迎迓我們的軍隊去。

忽地，一陣烏黑，失了月色，失了星光。

「深夜裏怎樣吹起招誘敵人的軍笛來？」是妹妹的聲音。

「敵人鼠竄似的敗逃了！」

「那末你的救星在那裏呢？」

「聽喲！我的慈悲的女主人！——這嗚嗚軋軋地不是我們軍隊得勝的

軍號的聲音？」

「真的麼？」

「受過恩的男僕是再不會欺騙他主人的！」

年輕的女主人，她是受了我無以再高的感激程度的推崇了！

七

當我們的軍隊二度飛過揚子江時，新鮮活潑的氣象又勃發了這古繁華地。

姊姊收藏起假髻，妹妹也鴨屁股了。

大約在敵人敗北後的第四天，我已由新都再上揚州城；一騎神駿而斑斕的馬，繫在女主人家的門口時，連她們都誇讚我騎上了馬，是十二分的英雄好看！

雖則我爲了女主人的深恩，爲了自己對於女性的依戀，都不願再離開揚州城；可是指揮官的尊榮沒有決心放棄時，終于要忍着一副別淚，捨她們走上北向的征程去了。

這是從前未曾有過的功課：當我們的軍隊每次克服到一地方，無論是城垣或小的市鎮，總要有一封報告書從指揮官的營幕裏飛往揚州去，雖則是一件最麻煩不過的事，然而他覺得不做就好像不能夠安心。有時候，他在迢迢無盡的征程裏，也能輾轉取得揚州的回書，她們都分別地叮嚀他要時時刻刻當心客路的單身！

有幾種時候，是他相思二十四橋下玉人的時候：疎星默默的早晨，眉目鈎人愁緒的黃昏，風聲雨聲把客人的鄉夢喧驚了的午夜。有幾種地方，是他苦憶綠揚城郭（註二）邊的柳色的時候：古道斜陽的馬上，滿目小山歷亂的角樓頭，殘絮獨吹流星滿野的營門外。

因爲相思與苦憶，使他感受到莘莘征夫的淒楚；又因爲相思與苦憶，使他急于獵取名祿去換女人。

百里，千里，由綠草變爲黃沙，由平野變爲山地，由蘇邊至於魯郊。

與女人愈背馳愈遼遠，愈遼遠愈相思苦憶得利害！

他想像她們怎樣的愛看他的軍書與情書，她們怎樣的夜夜祈禱他早日凱旋回揚州城，她們又怎樣的相思苦憶他，當他相思苦憶她們的時候，她們也正在相思苦憶他。有時候，她們煩悶起來了，一雙白鴿子似的飛上了所謂『比西湖瘦幾分的湖』上，實行做遊人中的風頭健者，她們看見了許多少年中山裝者，她們都不免聯想起了他，而許多少年中山裝者，更想不到她們便是遠征在千里外的一個少年英俊的指揮官的恩人，也是深情如海的戀者。

最後，他追求到『既生瑜何生亮』的情場悲劇來，他又不肯爲自己的

戀愛前途樂觀了。

有些怕人的夢，就是根據他這種揣念而幻演的；但同時也有幾個美麗的夢，却建築在他極端的虛無縹緲的希望上。

他幻想到他由前敵策馬回揚州了。

老媽媽才開了門，就驚的一跳，她說藍先生已瘦得像一匹餓馬了。

『是的，戰場上的辛苦原不是你們女人所能夢見的。』

姊姊先從房裏奔出來，妹妹出來時，他已脫了軍帽，在他從前常常盤踞同她們譚天的椅子上坐下。

大家都痴痴地不解自己在喜，在驚，在做夢。只有眼睛的流動不至於使他們陷入于無神經狀態。他先瞧見姊姊，後及妹妹，姊姊先瞧見他，妹妹後及他；等到她們兩隻眼都注射到他時，他沒有四隻眼去分別地注射她們，開始，他利用他的一張嘴了。

「瘦？不但我從千里征程回來的人像是脫了一層肉，就是你們，我看都有些顯示出女性的病態美來。」

「這番回來有幾日耽擱呢？」

她們都沒有話，老媽媽捧上一碗茶來很懇懇地問。

「百忙中抽出這一個身子來，我想，最多只能滯留一兩日。」

「真忙！」

「是的，一個從戰場私逃而奔就他情人的指揮官，是革命的罪人，戀愛的勇士！」

「我們親愛的勇士哟！」

當她們一齊歡呼表示以熱忱來擁護這勇士的時候，地面彷彿旋轉舞台移動了一下，他們都就在一個夜的花園裏了。

意識特殊從糊塗裏開明起來。

昏夜——竟是美好的昏夜！

天上張着一幅組綴斗柄的綉幕，地下攤了一塊還在茂綠時代的草氈，四周圍佈散的草的花的以及人肉的香氣。有時候來一兩陣清風，把梧桐葉子吹得沙沙地響。他們三人並坐在一張長櫂上，他被擁在兩個調和而溫暖的女體環抱裏他不知道一陣一陣的氣味是誰的髮香。

「這條白練似的銀河！」

他們指着銀河畔的雙星，詛咒那殘酷的天帝硬生生地把他們分開在兩地而爲千古離合悲觀的情場開始導演一齣悲劇。

「我們是要一心戮力補一補無論天上人間的缺憾的！」
夢幕在他們的「深誓」裏徐徐下。

八

真真實實的揚州城呢？記得我別牠時，正是湖裏荷錢才圓的光景，等到千里征人回頭了，湖上翠蓋紅裳的花市也過了。

姊姊的病，據說是夏天夜裏貪了一些涼，醫生以爲轉成瘧疾時，比較是難于療治的痞症了。她很害怕，在我面前，已偷哭過一場。——我覺得到揚州一回，是一回的光景。就是分別一天兩天，也有許多滄桑變幻。當我瞞着她把妹妹帶上瘦西湖游船的光景，我心裏實在有些不堪回首的悵惘。

『假如你姊姊的病從此就沈重了下去，你想，我們要引爲是何等傷心的事！』

『小病，害你替她愁什麼，人不是這樣容易死的。』

『我看她心裏怕死的很。』

『自然，只有上戰場的指揮官是不怕死的好漢。』

『呵！呵！』我一面笑，一面敲敲船舷，唱起『雙十節』的歌來。

在湖上，我感觸到秋意的侵人了：楊柳的舞，已是準備與西風奮鬥的婆婆；老樹向空中突伸出一兩個秃枝來，好像有昏鴉棲在上面才好。湖裏的蘆灘，望去似一個小島；當小船旁着灘邊行走時，蘆葉被船磨出一種彷彿水流的聲音，比殘荷上打着雨點還要好聽。

撐船的小姑娘，穿着玄色布的夾襪，翠藍竹布的大腳褲；枯黃髮的盤髻上斜插了一枝淺紅野芙蓉；臉上膩着很厚的粉，似乎把本來的油黃皮膚粉飾得白嫩些了。她把竹篙送下水去，提上水來，輕輕地，緩緩地，不讓竹篙濺一滴水點在她的衣上，因此船行得很細膩而且不覺到慢。

『小山停吧？』

『徐園停吧？』

『給我們一脚撐到五亭橋下去。』由她命令那撐船的小姑娘。

所謂五亭橋，是個白石紅欄的古建築；當船人把船停在橋下的時候，

我們發現湖上的游人並不多。遠處有些吹笛子和拉胡琴的音樂聲。

「你看，這天上美麗的雲！」

「哦！真好看！有的像貓子身上的斑紋，有的像磁茶杯上的浮花，有的像野鷄和鴛鴦身上的羽毛，有的又像……」

「我最愛西邊那一塊，我說牠像美人的醉靨。」他淺淺向她一笑。

「雲是美了，那一團一團烏雲翻成陣時怎樣好？」

「這一點烏雲是不會成雨的。」

「船姑娘，你該知道，天上有雨意麼？」她取決於撐船的姑娘時，船姑娘搖了一搖頭，並且安慰我們：「船上有傘，雨來也不必怕。」

真難得！這回我在揚州偷閒喘了一口氣，天公總算有些不做美。

一滴雨滴，……

「這是什麼？」

「雨真來了，快走吧！」

「雲腳下的雨，三五點過去就沒有了。」

「再不信你的話了，——船姑娘，傘呢？」

船姑娘掀起船板向穴裏張一張，忽地露出失望的神情。

「傘？呵唷！在家裏！」

「呵！呵！我們都上了她的當了！」我故意逗她取笑。

「橋洞裏是最好躲雨的地方。」船姑娘也給我們打算。

「假如雨落到夜裏，我們還在橋洞裏過夜不成？船姑娘，最好你給我們去借傘來。」

兩點兒漸漸變成珠般的大，波平如鏡的湖面上被砸鑽了無數的小孔，好像有萬千個游魚在嗟浪花。嬌美的雲都給烏雲蓋起來，湖風也驟大，四野籠罩了一層重霧似的雨烟。船姑娘把我們送到橋洞裏去，一面她搭上岸

借傘去。

一片蒼茫中的橋洞下，只剩了我和她兩個。

『我終不放心你姊姊的病。』

『誰願聽你這些絮語？』

『真的，昨天裏我夢見她死在床上。』

『你想把人家詛咒死了麼？』

『不，我是願聽痛痛快快樂一顆心的。』

『一顆心！……』

『再沒有纏綿而堅貞的心來比我們的一顆心了！』

一片蒼茫中的橋洞下，只剩了我和她兩個！

九

老媽媽說，小姑娘近來有些嘔吐，但不能算病。我曾私下考問過她兩次，她都承認老媽媽是戲言。她說，老媽媽並不敢說這樣輕薄主人的話，完全是她姊姊造的謠。她姊姊爲了被她常常諷刺躲「查槍城」的一回事，便製造出這一類含有報復意味的誣語來。她相信，她所做事，萬不是她姊姊所能知道毫末的。

第三度，我離別揚州了。

在江裏，我問她，——由揚州隨我同行的年輕女主人：「你從前看見過這無邊無岸的大水塘麼？」

他嚇的不敢伸首向船窗外望。

同時，到了車站上，她開始瞧見一條烏龍似的火車；並且，這火車把她駛往南京去了。

「你以爲揚州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垣了麼？——呵！待你瞧見一塊南京

域磚有桌子大時，你要嚇上一跳！」

很輕快地，很風流地，一個少年軍官搵了一個青年美貌的女人在滬甯車上做乘客！

「告訴你，凡是到南京的人，莫愁湖的藕是不可不吃的，雨花台的石卵子是不可不買的，秦淮河上的曲子是不可不聽，畫船是不可不坐的。……」

到了此時，她還有什麼意思呢？我說怎樣她便怎樣，我叫她怎樣她便怎樣，雖則我不是個猴戲人，她却是一隻無不如人意的獼猴了！

「還有，可以看電影的血花公園，可以見識產兒模型的教育館，可以瞻拜總理墳墓的中山陵……」

我是光榮而幸運極了！上了馬，有指揮的健兒；下了馬，有溫存的美人。

南京城裏的舊人假如問：「你這伴兒是那裏人呢？」當然，我是毫不欺人的答：「她家鄉的月，是天下最美的月喲！」或者，有人問：「她不是女同志呢？」那末，斬截了當地：「我們將來是要在總理像前誓白首之誓的。」

這並不是幻想，完全是事實，而且是在最短期間就可以實現的事實。比較費了一點氣力，從許多滿坑滿谷的旅館裏，物色到一間整潔的寢室，把她安置了下來。

「你是很疲勞的了，這樣懨懨倦倦的。」

「是的，沒有什麼，你去，明天早些來。」

明天，我像是又換了一樣人了；當我由司令部倉皇地奔入旅館時，神經已亂了舊樣的組織；重一些說，我要瘋狂了！因為在昨天深夜裏，我授受到一道嚴密軍令：「明日早晨八時，隨第二軍五十三團往蚌埠

去。」

還是軍令尊嚴？還是美人嬌貴？

實在，我已不復能有所主張了！進了旅館，忽地！一朵鮮花似的女人，她又宛轉在茵褥間了！真使我熱漲的頭腦，再受上一大打擊！

「上帝嘞！你這不仁的上帝！」

她不再遮瞞我了，她自白她肚裏一塊已經孕了三個月的肉，因為在車上的顫動，昨夜流產下來了。——可憐她像死人一般的白紙臉，滿牀都是血，她還臥身在血泊中。

「流產是婦人常有的事。」

我一面竭力鎮靜安慰她幾句，一面叫了車子，護衛她到一外國醫院裏去。

正是曉風殘月楊柳路的光景，遠處有些軍隊的出發號聲，我看看錶，

六時已過去了。

醫院裏的醫生，以爲她流血太多了；他們只有憑着他們的學識經驗和熱心來挽救她的危機，在醫生是沒有一個不希望每個病人進來而在最短期間內變成康健者出去的。

醫生給她洗滌身上的積血，我瞞了她不時的偷看錶，錶上的一分一秒，都成了我最經濟的計算，而且雖則是很細末的指針，却像是極尖銳的錐子在我心上亂刺！到了最後還剩下半點鐘時，醫生洗血的手術也完了，我搖了電話，召來一個朋友，把她交托了給他。

還有五分鐘！好像城外一條百節蜈蚣般的軍人車已在蠕蠕地動了！

我把一道嚴密的軍令，展在她眼前看了一遍，然後，我就伏向她身上吻她的冰冷的頰，舐她的淫淫的淚！

十

棲露山一仗，真打得江南八月，青燐亂飛！

我也病臥在我們的軍醫院裏了。朋友告訴我說，就在敵人的飛艇繞滿在首都頭上時，她死了，她臨死時沒有遺囑，我只同她要了一句話給交你：「她願以幽幽的在地之靈祝福你同那個美麗的寡婦再團圓！」

「呵！她原來是個寡婦喲！」

然而，我很慚愧，我很懊悔，從前我所向她驕傲的童貞在何處呢？到了這時，一個給戰爭摧殘了的少年軍官，什麼尊榮和寶譽，都不是他所能有的了；假使他企求一個女性來慰藉他可憐的寂寞餘生時，少女的花朶，已不能幻入他的夢中，他只盼望曾經戀愛過他的那個寡婦不要記着他擯棄她的仇恨。

第三次女主人頂上的榮光復活了！

一連發往三個電報，揚州都沒有人來。差去的勤務兵回來說：「大姐病方瘳，不能冒風上南京，但她很關心指揮官的病，並問問二小姐現在那裏。」

一月後，扶着仗，我從軍醫院裏出來了。先葬下二小姐，再發快郵到揚州，一面否認二小姐同他私奔，一面表示他將以最後迫切的要求同大姐結百年的佳耦。現在，他已在這裏正準備着一切關於他們婚期的儀禮。

老媽媽代表女主人到南京住了兩天，雖則我以重金賂她回去替我說幾句喜話，可是她後來由揚州寄封信來：「我家大小姐看中一個少年英俊的軍官是一回事，她不願嫁給一個沒有戀愛信心的跛子又是一回事！」

可憐我蹣跚地趑行到死人的坟上去流一回淚！

註一，套間俗稱套房，係毗連于正室者，亦可謂之附室。

註二，王漁洋揚州詞：「綠楊城郭是揚州。」

一九二八，九，二七，初稿，



香
水
精

樓上有一間房子，整整空下了兩個月的辰光覓不到合意的租戶。母親幾乎天天釘着父親吵嘴：她主張只要有人出得來房價，管他是什麼人色。父親實在也古董了一點，上海的房客，都是馬馬虎虎的，很少的房東要盤問來客是正經不正經。後來母親硬做下了主，把空屋給一個甯波的女人住了。在定租的時候，女人說只有夫妻兩個，丈夫在一家長江輪船上當買辦，自己並沒有小孩子。

我住在新房客後面的小亭子間裏，因為每天祇有晚間住宿的關係，一直沒有瞧見新房客是個怎樣的女人，雖然她搬來已約莫有一禮拜的光陰了。有時看見一個女孩子走進走出，打扮得沒有什麼好看，生的也很平凡，第一，嘴就嫌大，頭髮還沒有翦，梳着一條短短的辮子。我問家裏人，據說這是甯波女人的乾女兒，年紀才有十四歲。她因為丈夫在船上的時候多，一個人居住太冷清，把這女孩子留在身邊，也好跑跑街。她懶得出門，鴉片烟吸得成了神，大約她男人一月的進項很不差，她每天倒要抽上三四隻羊的黑飯。

我們少年男人的心理，說起來總有些不乾淨。譬如當這房子空着的時候，我天天盼望搬進一個有美麗的少女的芳鄰。我曾經向家人建議把空屋用做大學女生的寄宿舍，經家人無理由的否認了。有一次晚上，母親引了一個男人兩個女人上樓看房子，當中一個年輕的女子很討人歡喜。我像兜售什

麼東西似的爲房子向人家撮合，人家對房子也沒有什麼不滿；但父親懷疑男人滿嘴的奮奮調，竟藉詞把人家說開去。如今搬進了一個吃鴉片的買辦夫人，可算完全失了我的望。我們可以摹擬的想：上海人的住屋，是鴿子窩樣的局促；在鴿子窩裏的女子，最平易近人！我們常常聽到近鄰們有拐誘或姦劫人家女子的喜劇，假如天能賜與我一個美麗的同居，我雖不敢有嘗試風流犯子的膽量，但可以笑傲許多的蝴蝶朋友，春色已不在鄰家了！

在我想像中的買辦夫人，大約總不會醜，因爲他一月至少要有千金的進項的金錢的威權，買也可以買到一個如花似玉的女人。而且像他們這樣的鴉片家庭，十九是非常的組織，她或者竟是一朵堂子裏的鮮花，只有鴉片抽褪了她臉上青春的美色。我有時很渴望的想瞻仰她一下子，但她總是很嬌貴的躲在屋裏。一夕，她的門開了，我沒有留意。等到樓梯上有了清脆的皮鞋聲，並且是珊珊地女人的皮鞋聲。我想女孩子一直不會瞧見她穿過

皮鞋，這一定買辦夫人有夜行了。我連忙的跑出來，卻在電燈下瞧了她個背影：她已剪了髮，披着黑色緞子的一口鐘。高跟的黑漆皮鞋，走下去很有點孌孌娜娜的姿態。還有一陣芬香，濃烈的叫人嗅了要悶塞的伸不出氣來！

女孩子沒有隨她外去，她叫什麼阿銀。我今天開始很冒失的推開她家的門，她正忙了擦烟盤，我便問：「阿銀，吃了飯麼？」

她望了我一望，然後又垂眼睛道：「此刻還早呢。」

「你母親出去了麼？」

「一息就要回來。」

「她往那裏去了？」

「不曉得！」她說得還要搖搖頭。

「你老子幾天回來一趟？」

『說不定，有時候兩禮拜，有時候三禮拜。』

『這一趟大約什麼時候回來？』

『這一趟他走的是差船（註），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

『他也會吃鴉片烟麼？』

她點了一點頭，我也不再向她囑囑了，輕輕地爲她掩好了門，回到自己的寢室裏翻報紙。我平時睡的很早，今天拏報紙消磨了半天，她終沒有回來。阿銀在房裏一點聲響也沒有，我似乎有些倦意。但滅了電燈，才睡下了被窩，樓梯上起了一陣繁雜的履聲，不是一個人的聲音，裏面有清脆的像剛才外去的買辦夫人的皮鞋聲音。我再凝神一聽，的確有男人同她且行且語的聲音。他們繼續的推門，繼續的有瑣瑣碎碎的聲音。我的睡魔，算是給他們推去了。自然，我不假思索的斷定這男子是她的「所天」；她的夜行，便可證明是專誠迎回他的了，他們是這樣的鶴鶴鸚鸚！我很無

聊的輾轉了一回。

第二天晚上，母親對我說：「這位韓買辦，好像很面熟。」並且叫我想上一想，小時在學校裏有沒有姓韓的同學，我思索了一會，猛地想到了一個，在我們多年的隔閡中，常常聽見接近他的同學說，他已在長江大輪船上當買辦了。我轉過來問母親道：「這人鼻上有沒有一個很顯明的黑痣？」——因為那個姓韓的同學的鼻上是有黑痣的。

母親給我完全提醒了，他像是悟到什麼大道理似的，興奮而高興的道：「對啦！對啦！正是他！他小時常到我家裏來，我們都喚他做猴子。」

我也很喜悅的道：「想不到隔絕了二十多年的老同學，一旦會做鄰居來！」

「這怕的是他們兩個人私下的野家庭吧？他不是有個老母？」母親說的口音很低，「我看那甯波婆子不是好路道！」

我早料到她是小公館裏的大太太了；可是萬想不到乃我老同學的一顆窈窕的小星。他是千萬萬確地已討了妻，而且許多同學都誇讚他夫人的美；他老母的死不死卻是問題。我很周密的想：假如他老母已棄了世，他們是天生的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我又問母親：「她生的怎樣？」

母親笑了起來，連着忍俊的道：「生得可不敢恭維她。我看買辦團圓的臉，白白的皮子，要高她好幾個碼子。不知怎樣竟會愛上了她？」

「據說他討了個妻子很標緻，她竟很醜的麼？」我疑惑的問。

「尖嘴，猴子臉，雞皮上膩了層層的粉，打扮起來真有些妖怪！」

「這可怪了！」

「他們或者有什麼祕密？」母親不放心的說。

「待我來偵察他們一下罷。」

我避着韓買辦的面，偷看了他一眼，判定他真確是我二十多年前的老

同學了。他們倆終日的嚙嚙嚙地在屋裏，我再也偵察不出他們有什麼可疑的行動。特地尋訪一個接近他的同學，這同學告訴我說：『他真愛上了這醜婆子的。他的母親和妻子是另外的一個家，他們倆此刻的小家庭，已組織了一年多。他已揮霍了許多金錢在她的身上。』我很放心的把這消息回報給家人，家人終懷疑這一對愛侶，世上是少有的。而且母親帶着譏刺的口吻暗地啓示我道：『現在一般少年寶寶都是沒魂的東西！』

我開始同他晤面的時候，他也很驚喜。他一點沒有脫掉他兒年的活潑，惟蒼白的煙客，羸弱的體幹，幾乎一見叫人已不認識他。我偶詢問到他的家庭實際的情況，他並不瞞諱我他的老母和妻子被他棄置在一邊，他很爽快的把甯波婆子介紹了給我見，叫她做『老四』。我見了她，我驚奇母親的老眼竟光明！在她很單簡的眨辭中，的確已寫盡她的醜處了。我真萬分的奇怪，這醜人會給一個清秀而能幹的少年愛上！

他同我談了半天，嚕嚕囁囁地沒有一點統系。在他談話裏，第一他感受到家累重，手頭闊，一個月所賺的幾個錢，用得很拮据。他這次在上海打算要休息一兩月，守差船交易過去了，才上船去，因為在差船上當買辦是做不得半文的生意的。晚上，他硬拖我到大東酒樓吃西餐，也沒有什麼客，他們兩個，連我只有三人。他自己叫了兩個局，代她叫了一個，我要拒絕他的介紹，他手裏的兩張條子早飛去了。他給我說：『跟我跑，沒有苦頭吃。我給你叫了一個肥的，一個瘦的，你喜愛什麼，你就——』

老四瞟了他一眼：『別要帶壞了人家，劉先生是規矩人！』

姑娘們先來了一個，已而一連來上四五個。個個他都熟識，嘖嘖咕咕的，打打敲敲的。我很想找幾句話來湊湊趣，但竟沒有相巧的詞藻。只有看看她們都是畫了細長的眉，點了猩紅的唇，沒有髻，光光地朝後梳，有一個是燙髮的。他介紹這燙髮的姑娘唱一支『珠簾寨』給我聽，又爲我沒

根沒底的向她們胡亂的說：『他是北京名票友，拉了一手的好絃子！』老四今晚也很高興，清唱兩支小嗓子，姑娘們都則則誇她好。但她兩片臙脂的嘴唇，掩不住一嘴的焦牙，雖然她已有幾顆金鑲牙在裝飾着。

夜裏，我們回去，母親正在守門。他又把母親拖上樓，連我四人，叫阿銀拉開桌子，大家又來了一個一塊參。（註）——我母親最喜歡打牌，以後便常常同他們入局，我也不時過去同他們混混。他們常常睡在一張床上抽煙，或是韓給老四燒，或是老四給韓燒；總是老四給韓燒的多。老四喜歡吸滿了一口煙，然後伏在他身上，嘴對嘴的把煙度了過去。有時在床上動起手來，把煙盤都推翻倒地板上。一次老四給韓撕破了褲子，我與阿銀笑的擱不起嘴來！

韓在上海，閒居了兩個月，同老四很少有隔離的機會。一天，在他家裏只有老四一人對鏡子像醜醒灌頂似的在澆香水，我問問韓，她說他回家

去了。在老四也認有母和妻的家，是他的家。他高興時也常回去張張的。我就給他帶回過四五次了。他的母親已花白了頭髮，與我小時同韓時相過從的光景比擬起來，她已老了许多。他的妻子，是南京人，比韓略矮兩三寸，比老四要高到一頭。我挾了她給許多同學傾倒的成見去觀察她，覺得她是值得傾倒的！滿月似的圓臉，雙瞳子眼睛，兩個酒塘（註）。待人很和氣，我去，她遠遠地就尊敬我一聲『劉先生！』

在韓已經上船後的一個晚上，我硬被他母親同她留了吃晚飯。我早就揣想到他母親和她要萬分不快活，像他這樣愛上了一個人在外面盡情的揮霍。今天他家裏只有我一個人，她們絮絮地來盤問我他現在外面是怎樣胡調。他並沒有告訴她們我是他小家庭的一房東，我當然更不好向她們提出。她們問我，我很爲難，只有不忠實的敷衍她們幾句。她母親有無限的感慨寄託在她的一聲嘆息中『像他這樣，人家要養什麼兒子！』

他妻子坐在我的對面，臉色慘白得另有一種病態的美。我自然很同情於她們給他擯棄的悲哀。此刻我很責備我自己已在友誼上有應該向他進忠言的義務，爲什麼一直祇和他譚些不相干的話？我勉強的安慰她們道：「少年難保不失脚，我看他回頭也快了！」

「想浪子回頭麼？比登天難！」他母親很自信的說。

「他不是浪子，有幾個浪子能一月賺上上千的洋鈔？」

他妻子給我說的苦笑了起來。

「他此刻彷彿正在晦氣，碰着了這些妖精。」

「劉先生別打趣吧！」他妻子很不自在的說，「什麼妖精！哼！他所搭的都是世上的佳人！」

這句話她是挖苦死他了！

「聽說他最喜愛一個叫老四的姨子，劉先生也瞧過她麼？」

我相信她是無意的同我提出這咄咄逼人的問話，但在我的回復中，第一要把隱瞞的痕迹掩彌得乾淨，第二在良心又要說得過去；所以我思索一下才對她申明：「老四嫂嫂，確已瞻仰過許多次了，不瞞你說，她實在是個爛污——」話出了口，我隨悟到爛污兩個字說得很不雅，剛巧他母親已爲客到衙當口買醬肉去，只有她一人聽得。

她把電火扭好，披上一件黑色的馬甲，「向晚似乎有些涼氣。」我坐着默默地不做聲，她一雙眼珠，很靈動向我翻轉。我發現她是我目中經過的許多的女人裏的最美的一個！我自想我假如能夠討到這樣美的女人，我不會再愛上什麼人的。

「劉先生沒事請常到這裏來走走。」

我這時的口才，好像全部都消失了。像這樣很平常的譏諷，竟訥訥地應付不來。我應該要遏制我對她有了任何的邪念！「近來伯母的身體還好

嗎？」彷彿費了許多的力才想出這們一句話！

「誰都爲他担心的不太平！」她說的很傷心。

「有機會，總得要切切實實地勸解他一番。」

「他是不會聽人家的話的：家裏人的嘴幾乎說的爛了，可曾有半句入了他的耳朵？」

他母親買了小菜回來，問我們說些什麼，我說：「嫂嫂要想會一會老四。」他母親笑了一笑，「她不見得有這胆量吧？」她也沒有說什麼，把桌上的飯菜都位置好了。我同他母親對坐，她坐在我左手的一面。在桌上，他母親讀不絕口的捧我，說我是個千中難選的最穩當的少年！她徵求我對未來的伴侶是怎樣的條件，要舊式的，還是要女學生？她意中此刻有兩位過書而沒有女學生的習氣的很賢能的姑娘，配把我是天生的一對，地長的一雙！假如我沒有不滿意，她可以盡十二分的心撮好這一門親事。

我支支吾吾地敷衍了她老人家一回。實在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企求一個怎樣的女人。雖然平時做了不少的有女人的夢，但西施是在情人的眼底的。我企求什麼！什麼是我所企求的！我只想：如果他母親同我賭個掌，她意中要想替我撮合的那位女郎，什麼都像她的媳婦，我便無條件的匍匐在她的面前了！

她們又給我吃些酒，我回去的時候，覺得迷迷糊糊地有點不舒服。阿銀到我房裏來翻着看，我把她攬在懷裏，要拿剪子給她剪辮子。她兩隻手緊抱着，申明要得到她母親的允許。我說：『給我唱個曲子罷。』她猛地掙開了我的圍抱，笑着逃去了。

我癡洋洋地躺在床上，似醉非醉的久久尋不着夢。心潮像是無邊無際的遼闊。嘴裏覺得渴的很，摸摸茶壺，壺已冷了。街角上有一家水果店，買兩隻橘子回來啖啖罷。我翻身起來外去子走不上幾步，忽地韓的妻子從

旁邊一個很黑暗的弄裏走出，我連忙閃避了她的視線。半夜三更的她在馬路上徘徊，她是失了節了吧？一面我就追着她，一面心裏又懷恨到韓的身上；倘若他愛她，她是不會有什麼醜行的。天下壞男人多，壞女人少，有些壞女人也許是男人叫她不得不壞的。我緊緊地跟了一陣，她祇埋着頭走。我轉惶恐起來：在黑夜裏，一個男人追隨一個孤零的女子，行爲上，負着重大的惡罪的意義。待我要決然的捨棄了她，她已回頭窺了我，她倒很自然的邀我：『家裏息息吧！我正要來找你！我的劉先生！』

韓母親已入了夢，她家裏只有她一人。我勉力鎮靜的追問她：『你爲什麼要找我？』

『我懇求你，你允了我吧！』她說話的聲音很悲慘，並且把身子湊到我面前來。我嗅到她女姓的香味，心頭便突突裏跳個不休。而且她已經蓬鬆了的頭髮，觸到我臉上，毛髮髮地擦得我周身的肉都顫震了！第一我可

憐她是個美貌的女子而得不到男人的愛！我要極盡男人的溫柔去溫存她！我要極盡男人的溫柔去溫存她！

『你說吧！什麼是你懇求我的？』我竭力摹擬女人的尖音，彷彿尖音便是溫柔的聲音。

她的頭低得無可再低了，我伸手去扶她，一手觸的都是冷冰冰地，她可憐又淌眼淚了！

『你別悲！像你這樣的美貌，總會得復活了他的愛的！』

『我不希望，我只有——』她說的咽了！

『默人兒！』我不住替她揩眼淚。

她漸漸地抽咽起來，把身子格外緊靠着我。我自信是個忠實的少年，能夠得到任何女性的喜愛的。雖然我沒有分去愛她，像此刻我這樣的依偎她，已越了我們的份。但在她方想，他能不愛她，她也能不愛他，世界上

有幾個女子肯犧牲忼懾的享受而去偷情的？

夜燈很燦爛的照着我們，她的頭已埋到我懷裏來。雪白的頸項，雲烏的頭髮，我看的是最真了！頸髮上並且放射出一縷一縷的髮香，叫我暗地不住的在嗅鼻子。她大約也感受到我熱烈的胸膛，一雙冰涼的手，觸着我，已有些煖氣。

天上墮下一朵彩雲吧！捲了我們，離開這世界，給我們一個可以互愛的所在！

韓母親忽地從床上一骨碌爬起，真像老魔鬼！嚇得我從夢裏驚醒過來。再聽不見夜市殘餘的聲韻，時候是不早了，我回味了半天夢境？覺得有時漸愧，有時欣悅，有時又悵惘，最後我雖然明白他不要的我卻不能要，但是我不要的——甚至於是衆人都不要的，他爲什麼竟要？

十天後，韓的船又回到了上海。他會見我，臉上露出不高興的樣子。

他報告他這趟生意竟虧了本，我自然很隨便的安慰他幾句。在理：這是我前天向他妻子自告奮勇要勸誡他一番的一個實現的機會，但我一時沒有向他啓齒的勇氣。而且我又給他拖到會賓樓去吃京菜，照樣的鬧酒，帶堂差。會鈔的時候，他掏出一疊票子，對我道：「這是家裏的首飾換來的。」老四手上的鑽戒指，向我在燈下輻射出逼人的光芒來，像是驕傲牠地位的穩固。

我同他又鬼混了幾天。我發現他對我不像從前那樣親熱。尤其啓我疑惑的，我要求同他到他家去一趟，他很堅決的拒絕我。我對於她——她的美貌的妻子——只有一個夢，只有一個自己曉得的夢。我自信總是很莊嚴的在她的面前，她也沒有給我可犯的顏色。我躊躇了多時，我應該怎樣地向他剖白？有個老同學又揶揄我說：「你好！你做的好事！」我真嚇慌了心：他更向我啞啞嘴道：「哼！哼！」

但我竭力的鎮靜，慢慢地追問他：「你說些什麼？我不懂：」

「別裝裝吧！你不懂，更誰理會得？」

我把臉沉下去說：「鬧頑話別鬧出亂子來！」

「哼！」那朋友還是似笑非笑，「亂子！你要當心這亂子！」

「我們無惡無孽的人是沒有災害的。」

「不要一推推個乾淨，你且提防着——你且千萬提防着韓買辦的勃郎林！」

我竟嚇得不暇辯詰他這竟是一回什麼事了！回到家，父親對我說：「韓的房子，已給我回去了，他們明日就要搬了去。」母親又警告我：「從此不許同韓走路！」

我一連裝了一禮拜的病，不敢出大門邊一步。但我終懷疑我不過對人家女人做了一個只有自己曉得的夢，竟會有吃手鎗的危險！

後來偶然同朋友談談，他們重提舊事似的說我同香水精如何如何，從前韓之所以要想拿手鎗對付我的，就是爲了這香水精。我急的賭咒：「根本我且認不得香水精是個什麼人！」

朋友說：「香水精就是老四。」

註一 役於軍事輸送之船曰差船。

註二 麻雀之戲，不定圍數，而以若干數爲注者曰參，如以一元爲注者卽曰一塊參。

註三 女人酒窩，俗稱酒塘。

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初稿

九月二十二日改作

稻 水 香



母親的奶子

未嘗嘗過戀愛甘蔗的人，有什麼『過去』給他有回憶的情味呢？母親的故事，却是一件女性的大悲劇！血液是不會停帶的，追溯之流也永在涓涓地減淺。

印象是最明朗的電影幀了：母親降生在一個窮苦的人家，堂前閣着外祖父的新漆的棺材，靈前站着麻衣淚臉的外祖母，母親被抱在外祖母的懷裏；外祖母哭的時候，母親也呱呱的啼。

那有比孀寡再酸苦的人生！外祖母從神聖的潔婦生活中，把處女的青春交給母親了。

老人家的哲學：人生係牽舟的繆戶，未有因後面是吃力的重載而停足

的，一個沒有兒孫的老年人，彷彿是枯根草；孀寡未必算酸苦的人生，無人掃祭的坟墓才是最難堪的鬼趣！

——那末，這塊一塊肉怎樣去安排她呢？有錢的不願嫁，有勢的不願嫁，假如招到一個只要有行當的贅婿；將來睡在土裏，不至于無送冥銜的人了。……外祖母常常根據她的哲學這樣子想。

許多來給母親撮合的媒人，第一句便要遭外祖母問：『那邊有多少人呢？』一個沒家室而忠實可靠的男子，已是外祖母擇婿唯一的條件了。

母親是沒有意思的，她不能明白自己是怎樣的命運，將來閉着眼睛更不知摸索到一個什麼人。有的算命瞎子說她是貴婦相，有的測字先生判斷她將來命中有五個兒子，有的江湖揣骨論相者認定她眉間的硃痣，為嫁人白頭偕老之徵。她們雖然了解這一類預言，不免近於阿諛，但集合許多預言者的裁判，有同樣阿諛時，大概母親的命，總不至於惡劣吧？

外祖母頭上的白髮一根一根地多起來，母親臉上青春的血液，一天一天地衰褪起來！他們終日在做活計，給別人家製嫁衣裳。

隔壁裁縫店裏有個姓梅的師傅，據說是個無拘無束的待婚男子。因為外祖母常常過去取生貨，他由「程老太」的空泛呼謂進而為「乾媽媽」的特殊尊稱，雖然外祖母並「義子」他，他卻很親熱地「乾媽媽長」「乾媽媽短」了。在外祖母眼底，梅師傅是個聰明而擅有好手藝的少年。他喜歡冒昧的「乾媽媽」人家，多半因為自己是孤丁，就同沒有子女的人總喜愛別人的子女一樣。——不能說外祖母對他就有「相攸」的意思，也未必竟絲毫不曾受到他的影響。「店裏的梅師傅同人倒是怪親熱的。」外祖母往往在無意中向母親流露上一句。

母親瞧見梅師傅的機會，總在夕陽西下她同外祖母站在門口閒散的時候。那當兒梅師傅是下工了，他常常打扮得很齊整，往街頭巷尾逛一回。

當他每天照例碰見外祖母的時候，他無不露出一對金鑲牙齒，笑着問：「站在門口散心麼？」有時候他還帶「乾媽媽」的特殊尊稱。

「那就是梅師傅。」

母親對於祖母這類無心流露的話，都是不好有下文的，並且老人家爲什麼要認他做乾兒子，她也未便追求一句。

「緣」或者是不可解的「謎」呢！在外祖母逐漸看中梅師傅而加以十分信任時，母親的命運，便注定是梅家的人了。統計母親的八字，（註一）給媒人搬來搬去，由十五歲到二十七歲，每歲平均兩次，她已被撮合過二十六人了。最後，她才被肯定爲裁縫匠的夫人，雖然從前作伐中的未來伴侶，有些在社會地位上是梅師傅所望塵莫及，另一種人的見解要捨此就彼的。懸了十多年的的一件案，一旦解決下來；不但外祖母放下心上一塊石，就是母親也覺到自己是有所屬的人了。而在梅師傅，他把往日尊稱外祖母

的「乾媽媽」三字的頭斬却去，「媽媽」就變「親媽媽」的稱呼了。他年紀比母親小三歲半，表面上，他却比母親要大些。但是論年紀，他們都達到婚嫁的時候了，因為梅師傅平日穿在身上，吃在肚裏，平地捧不出一筆結婚費來，他就把結婚這回事擱起，而以未婚夫的資格，天天混到母親家裏來。從前是兜圈子，數電桿的游散者，此刻，變做有巢的雀子，天一晚，就歸來了。在舊禮數上，一個男子出入於未婚妻的家裏，比較為不體面的事。以外祖母守了二十多的婦操而以舊道德為生命的婦人，因為要接受女婿對於女兒供獻婚前的愛情，她不願再顧這些小節。不過，母親是沒有見夢過男女婚前生活的夢的，在周旋一個陌生的未婚夫面前的最適當的態度中，他處處感受到困難，痛苦。

梅師傅在外祖母家盤桓了一月以後，她們發現他是個燒酒客人。幾片鹹牛肉，數十顆落花生，是每天自備為下酒物，外祖母覺得喝酒是男人最普

遍的嗜好；沈淪在黑籍中的人，才算不可醫藥的廢料，本來，一母一女的家庭，是最冷清的古廟，難得女壻灌兩杯酒，把東拉西扯的話潮都掀起來。爲了添助酒人的興致，老人家每天總要製一件美味的菜。當他吃得酒色上臉時，他就演說他幼時的孤苦生活，稍長的學徒生活，或者表白他擇偶的眼框很闊，平生看過數百個女子，都沒有中意。他最引爲自驕的，覺得一般手藝人都不識了，他獨會吸下一肚皮的墨水。巷口土地廟牆下的「尿管就是我，」旁邊畫着一隻四腳烏龜，卽係他的手筆。母親偶然感冒點風寒，他曾開了一個方子，貼在門外：「新到出賣重傷風，一看就成功。」隔壁的孩子夜裏不能安眠，他又給人家寫了一張咒語：「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啼娘；行路君子念一遍，一夜睡到大天光。」這些表現，都足以證明他酬世的才具。尤其爲外祖母所喜愛的，他常在燈下爲她們唱七字書，（註二）最悲劇的「趙五娘晒粗糠，」往往叫她們淌眼淚，有時候

母親聽到半途，輟到房裏去哭。若是描寫兩性戀愛生活的『梁山伯與祝英台』，他唱得比較起勁些，外祖母也不時的發笑，母親則一面縫針線，把頭低低地垂着。

又有時候，梅師傅表示他抱負很不凡，他打算將來混到軍營裏弄個營長當當。假使他生在讀書人家，此刻起碼是高等教堂裏的教席。

『我看一個人還是安份守己的好。』外祖母不同意他的雄圖說。

『小裁縫難道就完了我的一生麼？』

『裁縫工也是個行當，雖然比不上營長老爺，但軍營飯是不易吃的，一旦開了差，家裏人是怎樣的煩心呢！』

『人生假如這樣的害怕，走到門外，屋上的瓦，一片一片的都是打頭的凶器啲！』

『鎗炮子終是沒眼睛。』

「現在外面常常鬧打仗，媽媽聽見有幾個營長被打死的呢？一條條盪起來的臭鹹魚，那是擋沒眼鎗炮子的丘八喇！」

「我想你們倆成親以後，最好自己開一爿小店，官不睬，民不擾，做個享清福者。將來生下一子半女，慢慢地撫養成成人，男的再給他學個好好飯碗，從此傳宗接代，也不枉做一個人，還想做什麼營長排長呢！」

在這點上，外祖母開始感覺到梅師傅已不是容易養馴的鴿子了。真的！愛婿從來是嬌客，沒有一個服侍過愛婿的丈母娘，不感到比做老爺爺的姨太太還難的。但老人家並不因其難于服從而灰心，她願意竭其風燭的餘燄，以媚此快意的東床。她有時頗覺得女兒太冰冷了一點，假如母親能夠弛放她青春的鬢笑，老人家着實可以省一番力。雖然極不占重要的爲丑角，但丑角是舞台藝術的最難表現者。老人家自信她在這狀態之下是極不占重要而最難表現的舞台丑角了！

一天晚上，梅師傅似乎多喝了兩杯酒，外祖母怕他醉了下來，特地往街上買梨子去。母親一人在灶下炊晚飯，忽地酒人走來，牽了她的手向房裏去，母親嚇得發抖，她彷彿認為這是最侮辱女性的強姦行爲，閃身便向外飛跑，他右手在母親胸膛的左方死命的捏了一把，這一痛，幾乎使她暈倒下來，她瘋狂似的一口氣逃到大門外，酒人同時也搖去了。

『獸鴉頭！黑漆漆的站在門外做什麼？』當外祖母買了梨子回來對母親問。

『他已回店去了，』母親心頭還在突突地跳。

『你怎麼放他走？』外祖母頗露責備的詞色。

母親竟詞屈了。

『世界很少有像你這樣的老實人呢！』外祖母一面囁嚅，一面把梨子送給店裏去了。

母親迴身掩好門，再入灶下，灶洞口的火，忽地熊熊魄魄地煽熾起來，她覺得兩條腳膀的已難支柱，勉力澆上兩桶水，火才熄了。外祖母回來的時候，認爲這是母親惹下的禍，她嚙嚙嚙地罵母親到半夜。母親瑟縮在牀被裏，枕衣已給她吞咽的冰溼了，她沒有回外祖母半句話；並且伸手摸摸左邊的奶子，發覺已隆出了許多。在外祖母唾沫罵乾而疲勞至于入夢時，她起身就燈下看看，奶子果然紅腫了一大塊。她且恐怖，且傷心，且啜泣；啜泣了一夜。

第二天，她不能再起身了，紅腫的奶子，一麼擦到粗襪衣上，就有一陣奇痛，由乳頭直感應到全體每個有細胞的部分。外祖母從被窩才爬出，似乎昨日猶有未盡洩的餘怒，又向母親教訓上一番。及母親托病偃臥，她才恢復了慈祥的面孔，走近母親的床前，先伸手接按她的前額，又低頭親親她的左頰，猛的發現母親的雙眼，已哭得紅腫如核了，她覺得她撫養母親

二十餘年，未嘗有一聲惡聲，一言惡言，昨天實在太責備她過于嚴重了，老人家心裏萬分的懊悔！

『乖乖！千萬別同親娘生氣喲！』

母親繼續昨夜的抽咽，外祖母也淌一回的眼淚。後來，母親的紅腫的奶子，終于袒示外祖母了。外祖母審視了半晌，似乎不明白這是一回什麼事：『姑娘們怎生會害起奶奶來？』

『不是病，是昨天救火時在柱上碰的。』——可憐母親是怎樣委屈的心靈喲！

梅師傅一直過了好幾天沒有來，待他無人見召而自來時，母親紅腫的奶子還被膏藥掩護着。他問母親有什麼不舒服，外祖母不敢說出奶上的毛病來，托詞胸口有個平常的癩子；他却要求看一看，說是有好藥可以醫治呢。爲了母親抵死的拒絕，他又氣得五六天去兜圈子，數電桿。

外祖母覺得結婚是可以促進母親對於所天的愛情，女婿對於岳家更重要的關係的。在母親二十九歲的初春，外祖母不再等候女婿的結婚費了，她把幾十年所有的血汗積蓄，捧出大部分來，給兩人製幾件衣裳，買一隻木箱，一隻洗面架，一隻鑲奩，一隻紫馬桶，——自己的房間，給他們打掃一回，張貼一回，居然打扮出新房的模樣來。

新郎生活中的父親，晚上由店裏回來，還是一杯酒，兩包落花生，幾片鹹牛肉。

「酒與女人都是好東西！」父親有時對着酒望着母親這樣說。

「什麼是酒的美味呢？」母親問。

「凡是最好的東西，都不能說出是怎樣的好處來！」

「辣水，誰都不愛吃。」

「你那裏夢見，世界上有無量的酒海都給人喝乾了！」

「我看你以後少喝一點，酒終不是好東西。」外祖母在旁插上一句。

「戒酒？」

「戒了倒不去去一累麼？」

「一個人怕累贅，獨身雲游四海最爽快。」

他常常說得她們沒口開，母親尤其是靜默的女性。當父親親愛她的時候，他真不解他爲什麼要愛她。待他有時發覺母親已不是可愛的東西了，母親的面部的輪廓，語聲的調子，便都是極天地間的最醜惡者！母親終是沒有意思的。她覺得自己實在是世間蠢材，每每臨到表現她的意思時她就失去勇氣了。

紅腫的奶子，在母親產生第一胎嬰孩以後，再紅腫起來。只有饑寒表現力量的小生命，那裏會了解母親的奶子是紅腫的奶子呢？爲了小生命切迫的要求，母親的奶子給小嘴吮一嘴，奇痛一陣，兒啼，母親哭，外祖母急

的西家求藥，東戶尋醫，父親酒慾，則只有亢進些；最忘形的時候，——或者有點醉意的時候，他取了廚刀，氣沖沖地跨進產房，刀在桌上碰的鏗鏘的响，全屋的人都嚇得楞了！

「割掉這怪奶子！」

還是外祖母手快，一把奪過了刀：「發什麼瘋，紅人（註三）經得你這樣驚嚇麼？」

「呵！呵！」

「總是酒害了你了！」

「呵！呵！世間那有獨奶子的美婦人！」父親一頭倒向母親的腳邊，唱起「姐在房中苦饑饑，」的調子來。

沒有多日，母親病，嬰孩殤，父親却好幾夜沒歸家。外祖母招婿贍家的計畫，已全盤遭了失敗！她靠着小小的私囊來彌縫從前家計上所沒有的

洞，實在感覺到無上的恐慌。有時向父親討幾文家用，他總是拍拍腰包：「今晚的酒錢還不知在何處呢！」

「難道喝酒比吃飯還重要？」

「酒就是我的生命！」

「家人總未能因為你要喝酒就把肚皮緊起來不吃飯。」

「我也不能因為家人要吃飯而把酒囊收起來不喝酒。」

「乖乖！」外祖母到了再無語申訴的光景每喚上這一聲「乖乖。」

父親在外面混了兩個月後，曾回來宿過兩夜，從此他的消息就杳然了，待外祖母覺察有追求必要時，店裏的同夥們或者說搭上一個鴉鬢雙雙地潛飛了，或者說他躲三百圓的賭債去，或者又說他上廣東做洋裁縫；最後經老板的証明，他是跟隨一個將開差上陣的營長當兵奔去了。老人家爲了他淌上幾天的眼淚，母親是無淚可流的了！

「乖乖啲乖乖！」

「命！」

她們開始恢復舊日的生計，兩隻手指，終日在組織她們憂悶的簾網。外祖母總是不能忘卻父親的，戶外行人的重濁脚步声，時時使她停針豎耳；夜裏的鼠擾，每誤以爲劍啄；凡相識的來客，又無不叮嚀人家留神父親的消息。尤其街上過兵的時候，市人都避不敢見，外祖母獨戴着老光眼鏡，癡立凝望，每個兵，都給她一個印象，可是，她終沒有瞧見她的女婿啲！

母親的肚皮，一天天地大起來。在她夢寐裏，幾乎每天都浮現一個紅腫的奶子。不過，當第二個孩子墮地時，她已被赦免「奶子紅腫」之罪了；兩隻仙果似的乳房，充滿着醜態般的漿酪。母親把孩子抱往懷裏，精神他滿飲甜美的乳汁，臉方才展開慈祥的微笑來。但是她爲了要贖回父親一部分罪，

希望把乳漿賣幾個錢，減却外祖母一些擔負。可憐外祖母也覺得只有這條路了，她把美睡了的孩子，抱進溫暖的心腔來，讓母親含淚偷偷地往鄰家當乳娘去。

然而，母親怎能忘却這安慰的小天使呢！

她每天必把主人的孩子帶回來，藉此分點餘潤給她自己一塊肉。有時主人的孩子入夢了，她或者踏着月，或者黑漆漆摸索牆壁，或者在斜風細雨裏跛躄，當她歸家的時候，外祖母往往在油燈下縫衣裳，孩子酣睡在床上。

「醒醒吧！小心肝！送奶的母親來了！」

如甘露，如醴泉，總要咽咽地喂個飽。

母親卸了乳娘而回家做母親時，父親還沒有回來。外祖母常常覺得她平生只做錯了這回事，——害自己半生，誤女兒一生，她不再提起父親

兩個字，重傷母親的心。母親更不忍老人家對自己感覺到有愧色，她在父親出亡時像孀寡一般的歲月中，不稍露思念他的心，也不稍露不思念他的心！只有感覺到淒涼孤棲時，老人家背着母親淌眼淚，母親背着老人家淌眼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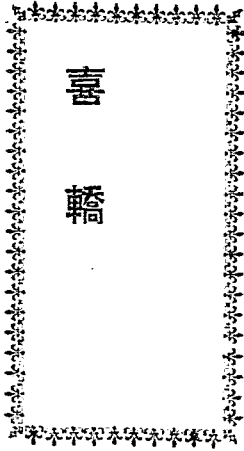
的確！母親的故事，是一件女性大悲劇的收場！

(註一) 以人生年月日時所直干支，推斷福生死，謂之八字。俗以推算男女八字為合婚的標準。

(註二) 即彈詞。

(註三) 產婦俗稱紅人，殆取流血之意。

十七年一月



文昌樓街是我們城裏二十年前最熱鬧的市場。現在，因為城南築了南北鐵路，舊有的一邑商業中心，已搬場到城外崇慶列閉的新市場去了。不過這具有幾百年歷史資格的老市場，一旦並不能就車馬冷落，市面蕭條；在文昌樓街的西一帶，——靠近文昌樓街與相府坊的十字路口，那裏有十多家望衡對字的老商店，至今還不失其一種熙熙攘攘的活動的生命。

錢大發齋，就是一個老資格的茶食店。牠家那塊寫着斗大金字的招牌，已經闔澹得並銅的光采都失去了。因為歷年積塵留滯在上面，甚至叫近視眼患者把字跡都分辨不出來。最有趣的是一點點的蟬子窠，望去好像主

人特地裝上去的金錢式的蠟燭。的確！招牌是老商店唯一的標記，無論牠是怎樣的蛛網或塵封，主人都嫩得給牠一個刷新的機會。據我們城裏有鬍子的老者說：『這引錢大發齋之所以大發而特發的，就全靠了這一灰舊不堪的招牌。』

此刻，錢大發齋的主人，係當日創始者的孫輩，他被人喚做錢駝子；（註一）——因為他脊高腿長，故人家以此相諷，他也不以為悔，積久，錢駝子的綽號，就為文昌樓街人所傳呼了。他在去年做的五十大壽，同日並給一個十六歲的兒子下聘禮。因為世代單傳的關係他家，每代成婚都很早。錢駝子對於他的兒子也就守着遺傳政策，他的原意，在訂婚後不過幾時，就把媳婦納在喜轎裏抬回來；但因爲坤方覺得女孩子止有十四歲，不免幼小了一點，對於錢駝子的建議，完全與以否認。後來經過媒人從中奔走調解，才決定在第二年八月十五日成其好事。

看看已是蟬聲高唱入雲的時候了。錢駝子爲了兒子這一回終身大事，開始忙的跳進跳出。自然，他是極重視這回事的，不過，他不願在亂世生活不安定的社會裏，有所鋪張揚厲，雖則主人的財力很夠得上轟轟烈烈地鬧一回。事先，他開了一張預算；關於迎娶的形式，擬定兩隻火把，四張燈籠，——乾一對坤一對——一隊吹鼓手；比較講究一點的，是新娘坐的喜轎，需得租一頂紅色的花呢輿。當他的計劃肯定了以後，媒人同時遞過一張坤宅的單子來：

四燈四火；（註二）

全班執事；（註三）

全副六角紗燈；

外國軍樂隊；

中國細吹細打；（註四）

綠呢花官轎。

「呵！呵！」錢駝子向單子笑兩笑。

「老人家只有一個寶貝，將來難道還有第二房媳婦麼？這回喜事，總得把場面做好看些。」

「是的，我是個最好場面的人，不過，我想、假使像這單上的排場，錢大發齋的店面至少要改換一對硃漆的大門。」

「錢太爺真是古道人，現在文明時代，祇要有「袁世凱」，愛怎樣，便怎樣。」

「官轎或者未許隨便坐罷？姓錢的充其量不過一個光蛋老板。」

「老人家可不必過於拘泥，別說官轎，就是一品頂子，這邊少爺也可以在做新郎那天買來戴一戴。」

「呵！呵！親家那邊倒不免有些官轎呢！」

「喜事天生是鬧烘烘的事，假使烏燈息火，還成什麼喜事？況且錢大發齋現在是我們城裏第一牌子的茶食店，稍爲從簡一點，錢太爺雖則自己不以爲意，但文昌樓街上人——就是我們全城裏人，都難免唧唧嘴，要笑你老人家小氣呢！」

「大氣？這回原早想大氣一下；」錢駝子的詞色，漸漸硬起來，「可是全班執事一件也捧不出，要招牌，倒有十多扇。」

「一鍋生米，馬上就煮成熟飯了，難道爲這一點小事拆散不成？」媒人的面孔，也沈重了；「你們將來總是好好的親家，此刻，雙方總得體諒一些。老實說，人家一個女孩子，由幾斤重捧到幾尺長，吃多少石米，穿多少箱衣裳；一旦嫁給人家，還要賠珠珍貼寶貝，天下的賣買，那有像這樣折本的事！在男親家既然賺到他們一個大便宜，那末，女親家就是爲女兒爭較一點新娘的場面，似乎不該再撥划廉的算盤珠。媒人不過是好啖

的擡龜，他既騙不到男邊的金，也得不到女邊的銀，他在兩邊間只有說幾句討喜的話，把世界上好姻緣都撮合起來，不至於喫了幾杯喜酒而害上一場肚瀉病！」

「唔！唔！」錢駝子只是拈拈幾根上唇鬚。

媒人噤咭了一陣，得不着要領；最後，他取決於駝子夫人時，夫人都滿口允許了，並且決定喜轎要八人抬，紅呢坐墊，砂漆檯，亮珠的鳳凰燈，八角琉璃的麒麟送子燈頂，赤線鬚，排球彩，四面綠呢上繡着富貴花，蓮生貴子，白頭到老圖；晚間走到街上，好像一座花燈塔。夫人說：「生在非官宦人家的女子，一生只有一次坐轎的機會，假如馬虎一些，不免辜負她一生了。」

喜轎問題解決後，駝子夫人會向城裏各租轎店裏物色了好幾趟，沒有她中意的一頂。後來同城南新市場一家喜慶公司訂下約，托牠往外埠轉租

一頂叫做文明花轎來，才打算却這番心願。

『小錢駝子』只是限於店裏夥計階級和師傅階級暗地加給小老板的一個綽號；自然，小老板在形體上，未必就是老駝子的一絲不苟的模型；不過，他襲着父傳的綽號而小之而已。他是個瘦弱的孩子，蒼白的面皮沒有一點童真的血。一吊桶的水他舉不起來，但不久他便是花獨洞房的溫柔領袖者！許多夥計們，師傅們，就以此爲戲謔小駝子資料。

『小老板！洞房花燭夜，別亂跳喲！』

『聽說新娘是個美麗的小姐。』

『是個美麗而肥得如羅漢的小姐！』

『呵！酥軟的肉墊子！』

小駝子並不拒絕他們講這一類的話。關於『怎樣養兒子』問題，他尤其樂於泥他們作『上下古今談。』據他的想像，人類不必有父親才能降世；因

爲他常常看見沒有雄伴的牝雞而會生蛋的。

在距離喜期僅有兩星期的光景，我們的城裏，忽地滿佈恐怖的謠言，報紙上却很輕談的說，吳將軍麾下的第九十九旅，將開拔到我們城裏來，這個「來，」第一就斷了南北鐵路的交通。自然，這是使錢駝子非常擔憂的一個消息。假使不幸的火彈果然爆烈了，小駝子的喜期，將如何的過渡呢？錢駝子並不如此想，他以爲中國近年來的鐵路，已是傷風症患者的鼻子，祇需稍受點寒氣，就不通了。

城裏的軍隊，漸漸擁塞得滿坑滿谷。淒厲的軍號聲，蕭騷的馬鳴聲，啾啾颼颼的隊伍出發聲，啼啼號號的拉伏上路聲——全城的空氣，都被壓迫的緊張下來。街市是寂寞的街市，人臉是長的人臉了！駝子夫人最慌張，她主張無條件向坤宅宣告延期。由駝子同媒人會商的結果，婚日的迎娶，在兩日前取決，一切手續都從極端的單簡。但坤宅却堅持原議，無論地方是

怎樣的混亂，只要一頂喜轎，他家的女兒就推出門外了。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在新軍隊開到我們城裏以後，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子被姦死，兩個縫工的婦人在相府坊一營盤前失蹤，許多有了男戶的小姑娘，都提前于歸到婿家去，誰肯留在家裏蒙不潔呢？女兒家真是最脆弱的花枝！

臨到小駝子婚期的前兩夕，街上人忽地活動起來，已多日宣花女性饑荒的塵閨，老太婆漸漸被人發現了。雖然一種不健全市聲未能盡壓閨間的殘餘恐怖；但老駝已決定小駝的命運，是常常有福星照着的；但夫人却怪新娘無福坐文明花轎，關於迎娶一切儀仗，只好祇準備一頂喜轎——一項掛了四朵采球的喜轎。

那晚，小駝子修容沐體以後，他是個新人了。

堂前擺了幾桌喜酒，賀客都是隨隨便便的，女賓來的尤少。駝子夫人却戴了滿髮的喜花，向賀客們似有所申明的：『新娘的喜轎本是托一家喜

慶公司往外埠轉租的一頂文明花轎，是我們城裏所從來沒有見過的；可是今天不能抬上街了，換了一頂，却是很蹩腳的一頂。」

「總算你們老兩人福氣高，在這兵亂慌張裏，居然安安穩穩地替兒子做喜事！」

「不知怎樣，今年做事總比往年順手些！」錢駝子很自滿的說。

「這是交的老運，明年就要抱個大頭大臉的孫子！」

「那是小小駝子了！」

滿座的人都笑起來。駝子自己，不禁也拈鬚莞爾，酒席上杯盤，看得地狼藉了，喜轎却還不見歸來。待駝子打發去探問這回事時，街上已是五步一崗，十步一卒；沒有口號的行人，都被阻塞了。頓時一屋子的吃喜酒者盡變了他的顏色。

「喜轎不知出了門沒有？」錢駝子開始皺眉向衆人徵求他們的意見；

「假如上了路，確是一件險事！」

「這是無須過慮的，喜轎走不通，折回好了。」

幾個賀客極力的安慰他，幾個賀客私下竊竊地搗鬼。（註五）有人報告鄰居家的棺材，抬到城門口，槓夫被丘八爺的草繩牽去了。有報告親眼看一個老頭兒趕着駝米的小驢上街來，碰見兩個戴虎皮帽子的，一個搬米，一個騎驢，老頭子望着他長揚地不見了。又有人報告一個報紙上不敢記載的新聞，大約在最近兩天以內，新市場街走過一輛掛着雨帘的黃包車給一陣畜爺們攔阻了去路，揭開雨帘，車裏卻端坐一個花簇簇的新嫁娘。後來，這新嫁娘就做了中國第一個公妻制度的試驗者了。他們列舉出這一類事實來，完全為證明上路的喜轎是萬分險惡的。

市塵已沒有廠戶的了，錢大發齋的雙門也緊緊地閉着，街上聽不到行人的腳步聲，只有守崗兵時時作警人的咳嗽，或者以乾電筒向遠方瞭射。

屋裏的主人和賓客，由嘖嘖喳喳而至於面面相覷，由企望而至於失望。他們此刻沒有一個不相信天地間每個事體，都是在冥冥中注定的，無論是得大如皇帝登基或小得像一個馬蟻的死。他們就在靜候着注定的命運的來臨的默默中，過了一夜。喜轎沒有來！

明日，街上的鎗崗撤去了；原來昨天因爲九十九旅旅長要出浴，由旅長衙門往浴堂沿地路一帶，便禁街起來。後來旅長同縣知事打麻雀牌，却忘掉出浴這回事了！

註一 蟲名，亦稱蠶雞，以脊高脚長，故又有駝子之號。

註二 卽四隻火把四張高燈的簡稱。

註三 儀仗俗稱執事。

註四 細吹，指笙簫樂器；細打，指吹鼓手，其樂器爲一種喇叭式的吹筒，吹時作「呀呀呀」之聲。

註五 私鑿之謂。

十六年十月雙十節稿



殘廢的禮物

倪仲生坐着『二把手』（註一）的獨輪車，往離城六十里路的新豐鎮上接新小學校長任去了。

——一切建築在他少年抱負上的黃金樓閣，好像給實現之夢的巨掌出其不意地一擊，全部都倒塌下來！自然，一個並都市教師生活都加以厭棄的少年，難道鄉村小學校長反是他理想的樂園不成？教育本不是中國的神聖事業，小學教師更被少年們視為可憐的人生。

『城新汽車道』的興築，終是紳士們的一個偉大計劃了，懸掛了兩年多的籌備處招牌，雖未曾因奏銷不上股票的半數而除撤，但『辦事難』的嘆

息聲從紳士們鬍子下噓唏出來，實在叫別人更喪盡了勇氣。現在，由在城新開的迢迢長路上，只有獨輪車可以代旅行者之步。倪仲生坐在車上，一路繼續地整理他已亂的心緒；有時候聽見碾轉在沙土上的吱吱車輪聲，或處躍跳在田隴和樹木間的交交雀鳥聲，他覺得如果長此躺在自然的懷抱裏，也是好的。

學校浮現在他眼裏的時候，除了一塊黑板一架風琴和幾張歪斜的桌椅，可以裝飾出一個陋簡的學校外，其餘還是整個的古關帝廟。他並不失望；因為他是知道鄉村小學是往往如此的。

關帝廟在新豐鎮南五里，地方叫霍家村。前面是一條帶形的溪水；左側是一塊大麥場，場角有一道小徑，可以直達新豐鎮；右側與後面是村人的莊舍，約莫有二十多個瓦屋居戶，十多個茅屋居戶；瓦屋全屬霍姓，為村上原人遺裔，而且是地主階級；茅屋則係一種僑民，大半做佃傭。關帝廟

也有二十多畝地產，向由廟主經理，自前年廟主毆辱校長，被禁官獄，地產就充歸學校所有。因此，倪仲生接了新校長任後，不但連校長搭教員的唱獨腳戲，並且坐擁二十多畝廟產當徵租人。

校僕老張，是學校歷史上最古的服務者，他由看山門僕兼學校的司關役，忽忽近十個年頭，雖然校長的印把已換了不少人的掌握，他因為吃的廟裏飯做的校裏事，獨幸免於撤職。在倪仲生把校長委任拿到手的時候，許多人來向他薦教員，——也有自薦的，他笑笑說：「校裏祇有一個教員，已由校長兼了，其餘還有半個校僕。」

這半個校僕，便是他進校後唯一的伴侶了。向例，校長的飯食，由老張充庖人；老張年紀五十多，做事已很龍鍾。他是個孤苦的老頭子，膝下只有個十六歲的小女兒，許配給西村一個人家，因為婿家窮，去年就想把她帶回去幫同種種田，做做粗活，可是到現在都沒有能做到。今年，老張格

外類老些，他不再能任烹調之役了，每天由他女兒把飯從家裏送到校裏來。所謂「家」，是結在關帝廟後簷的一間小茅屋。平日，她一人獨住在屋裏——自從她母親死了以後——或編草鞋，或緝麻綫，靜候着西村喜轎的來臨，到婿家更做繁重的生計。

時光已是無邊落葉的深秋了。倪仲生領略鄉村校長生活的風味，不覺荏苒也兩月餘了。在他極敏銳的感覺上，竟可以說，他並沒有感覺到什麼。一天的老功課：早晨在田埂上逛一趟，飯後在田埂上逛一趟，散學後在田畝上多逛一兩趟，——雨日是例外。鄉村的秋色，初時着在溪塘裏的紅菱角上，或者為籬邊的嫩黃秋葵花所點綴；已而蟋蟀從豆藤下振出彈鋼似的趨音來，比春蛙的怒鼓更其英雄些，是有聲的秋色詩；最後，便是四野疎林的赭色落葉了。——在這秋色逐漸由淺入深的蕭瑟村野裏，倪仲生的日常功課，也逐漸與以更變；他覺得客衣好像特別單薄一點，早晨與向

晚的田埂空氣，都不免使人。他愛在午陽的熾熾光波中低徊，無論簷下或校外的溪邊。當重陽節將要屆臨的光景，非但沒有應時風雨，而且風日晴和，竟大類小陽春天氣，倪仲生的荒涼的內心，得到不少外境的奮激。他特地選了一個禮拜六的午後，打算往新豐鎮探訪一個舊同學去。他才走到一無名的小木橋上，忽地從他無意的流盼中，發現河水濱有個女人的翠青色的衣影。在枯黃將入了睡眠狀態的宇宙裏，她是春天羽翼的降臨！他覺得這至少是鄉村野景裏最精采的一幅；他徘徊在田埂上，何啻數百遍，今天，才給他傲倖衝見到有靈感性的一筆，假如這真的是一幅繪畫。

他痴立在橋上，半晌不忍言去。水濱的衣影，由糊塗裏漸漸實現出一個小姑娘的人影來。她，採摘了滿筐的野菊花，唱着低音的歌。待她覺察橋上有人的時候，她的赤着的兩隻腳，忽地加了鼓動的活力。

——原來是她！倪仲生從忻悅的心網上泛出微笑的浪花來！

——真像是美麗的多了！好風在戲弄她蓬亂的頭髮，給清水照見過的翠青色衣裳！

翠子——老張的女兒，做了六十多天的校長先生的司炊婢，從沒有今日這樣榮耀過。晚上，她把晚飯捧到倪仲生面前的時候，雖然插在髮邊的野菊，已是一朵頹敗的花了，但倪仲生總覺得她比往日要美麗些。

「翠姑娘，明天是重陽節了。」

「學堂裏也放學麼？」

「明天巧是星期；不是星期也要放的。」

在平時，除翠子向他說一聲「先生，用飯罷」外，他是很少閒話來同她逗搭的。今天，他覺得似有滾滾的詞潮，從山峽湧來而莫容稍斂。

「下午天的氣很沉重，明天或者冇雨罷？」

「先生，明天一定是晴的，因為晚上天還沒有黑，雞兒就上窩了。」

「噢！鄉裏的雞兒，是晴雨計麼？」

「並不是什麼金魚雞不金魚雞，」她抿嘴笑了一下，「這是老年人說的。」

倪仲生一面忍後不禁一面體會到以後若是常在語言上同她接觸時，像晴雨計一類詞語，實在有忌發的必要。

明天，果然是個晴的重陽節。

「翠姑娘，真的，鄉下的雞兒真懂得天氣的晴雨呢！」

「先生，你相信老人的話了麼？」

「我很奇怪。」

「城裏的雞兒是只會生蛋的。」

「只有鄉下的雞兒靈巧麼？」

「這裏的雞兒最聰明了。」

「那末，待我回去過年的時候，一定買幾個帶家去呢。」

「要選擇那尖頭的，——尖頭的雞兒要格外懂人事些。」

倪仲生領略了多次她的天真的吐屬，他認為有許多趣味同她在嚙嚼或咕嚕。有時候倪仲生在燈下看書，她收拾完飯具了，探首向門裏張望。他一抬頭窺見了她，她忽地掉頭跑了。有時候倪仲生在校門口松樹影下踏涼月，她躲在教室裏把風琴蓋子掀開，踏出一種嗚嗚的蹣音來，鈎起了他的心事，他故意走到教堂外面，輕聲喚道：「誰在黑漆漆的教室裏踏風琴？」她忙的去開琴，躲到最陰黑的屋角裏，等到倪仲生走開去，她又吃地掩着嘴笑出來了。又有時候倪仲生戲向她說：「翠姑娘，跟我學學國音字母罷。」她總是不做聲；假如他更進一步打趣她：「我是個和氣的先生，從來不喜歡打學生的手掌。」她却很鄭重的表示：「你們學堂裏又沒有女學生。」

一天，送晚飯的人，忽然老張了。在倪仲生每天刻板的生活上，第一次有了變卦，自然，他很需要的問：「翠姑娘呢？」

「她此刻在家裏眼睛都哭紅了，不肯來。」老張展開枯瘦的皺皮臉，乾笑了一下。

「爲了什麼事？」

「這孩子是慣會淌眼淚的，今天並沒有爲了什麼，」老張不能一口氣說下去，他必需咳嗽兩聲，然後接下去；「前天她叫我買了兩隻雞，當做寶貝似的養在鷄欄裏，今天晚上，牠的給黃鼠狼（註二）咬去，她就哭得淚人兒似的了。」

倪仲生忽地梗住了一口飯，再也吞咽不下，他就推開飯碗，在室裏徬徨了幾匝，心頭總像起了一陣悵惘的波瀾，越推排越濺激起來。

夜裏，他竟整整翻覆了一夜；並且，以後他的一朵多感的心，常常感

覺到被浸在酸梅汁裏了。

在過了沒有多久的時候，倪仲生打算回城一次的身子，因為小病的綿延，竟耽擱下來。雖然是小病，但在客中，多少要咀嚼到淒涼的風味。翠子每晚送粥來，他免藉端向她攀談攀談，晚風特別使勁地把破窗紙吹得剝剝剝的響，天氣已寒得需二重綿衣了。他的牀上，給翠子舖了二寸厚的稻草，她說：「鄉下氣候比城上寒，稻草是叫人暖和的好東西。」

「城裏你去過麼？」倪仲生的問話往往是這樣觸類旁通的。

「小時常常給父親帶了去，現在已忘却去的時日了。」

「你看城上好，還是鄉下好？」

「城上人多享福呢！」

「你是個很喜愛城市的姑娘了。」

「我們不想——我們天生是鄉下人。」

「呵！呵！——天生鄉下人！」

「先生在這裏也生活得來麼？」

「好的，我原是個愛做「鄉人」者。」

「從前幾個先生，有的登不上一一年半，就因為生活不來跑去了。父親說，先生是有耐心的先生！」

「我想——我想在這裏也不會長久的。」

「先生既喜愛在這裏，爲什麼不多登幾年？」

「我是很願意常常吃你煮的飯的。」

她緊抿了嘴，同時把頭低得水平。倪仲生覺得她是可愛極了！

「先生回去過年後，還再來麼？」

「一年，至少要登一年的。」

「此地是僻地，將來先生離開後，就不會再來了。」

「這是不好預言的，雖然你是個聰明的女孩子。」

「就是先生能夠來——父親怕的已埋下土了！」

比較上，這是一節悲涼的談話，結果，翠子注了兩眼睜的淚水回去。

在寒假後開始後的第三天早晨，路上積雪已被太陽照乾了，倪仲生幫

問老張把行李整理好，網上停在校門口的獨輪車。冷風從北面吹來，時時驚起散亂號寒的晨鴉。溪冰已結了三兩寸厚，地上的盤草根在有些向陰的牆角上尙含着未融的雪。老張送主人上車的時候，縮着頭，眼睛幾乎在曉風裏睜不開。倪仲生坐上車，回頭看見翠子站在遠處竹籬外，他簡直要滴下淚來！車子走了幾步，他要回頭再看一看她時，老張忽氣喘喘地在後面跟蹤追奔着，一手掩面，一手提兩隻雞兒。倪仲生急命車夫停下車，老張才慢慢地趕及，他已不能從容言語了，把雞兒納在車上：「這是……翠子……」

倪仲生再望望籬外的翠子，他覺得他已是愛的醉漢了！

※ ※ ※ ※ ※

在倪仲王的鄉村校長生活的後半段落裏，從他買了一副金耳環回到霍家村的校裏開始。年假前，他聽見老張告訴他：『翠子的婿家定決在明年六月裏迎娶她了。』這一副金耳環，是他送給翠子做新娘的禮物；他費多次的考慮才決定採辦這黃金的首飾。他的意思，黃金不是向她炫耀校長的財力，耳環更沒有暗示她牢记着倪少年的愛她的心，這禮物，純粹爲酬謝她每天的炊飯之勞的，不過黃金是女人喜愛的東西，首飾比較可以垂遠的禮物而已。

但是這禮物被藏在他懷裏，終沒有勇氣捧了出來。交給老張，鄭重些；獻把翠子，繾綣些。他打量了兩月餘，竟不能判定這禮物施行的最妥當的手續。假如他獻給她了，她不過是個寄情物，他愛她正如愛一件東西一樣；幾次他想斬截的交把她父親，但這燦燦的東西，他又不願很隨便塞

到一隻姑瘦的手裏。他覺得自己不免缺乏愛人的涵養，翠子倒是個有情天才的女孩子。

廟前的楊柳都綠的可以滴地了，倪仲生已恢復小步郊堀的功課。黃昏時候的新月，掛在天半很迷離的把楊柳在風裏的舞態照出來。倪仲生躑躅在柳樹下，假想楊柳若是翠子的頭髮，新月可以摘下來給她做象牙梳子——他新萌了一肚的詩芽，尤其要寫下幾句無題的句子。回到室裏，他推敲了一回。

忽地，翠子露着一排白齒，嬌笑掌門而入。

「你來的好，這裏來坐罷！」他向她拍兩拍床沿。今天，她很大方坐在他的床沿上了。

「我有一件東西，久想給你看一看。」

「你會有什麼可以給我看的東西？」

『是好東西！』

『做先生慣騙學生的。』

『呵！我是愛你的人喲！假如我能騙你，騙也是愛。』他一面從懷裏掏出一紙包來；打開白紙，又揭去一層紫紙，就現出一副黃金的耳環子。黃金照向她的臉上，她都有了驕色了。她伸手去取時，手背給他嗅了幾嗅：『你是不會拒絕我這獻禮的。』

『我不敢愛你，你有天般的高！』

『聰明的女孩子喲！有愛情天才的女孩子喲！』當他舒了長臂，要挽她入懷時，外面的鎗聲，人聲，狗犬吠聲——好像村上有了什麼變故，他一骨碌裏爬起來，老張已在門外抖抖的喚他：『倪先生，村上有土匪了！』他自然很張皇的拔關而出：『土匪就在村上麼？』

並瘦弱的月色也暗下去了，室內黑漆漆伸手不能見一指，他祇聽見在老

張語聲外還有陣陣牙齒相擊的聲音。

「我不能跑，你們快躲麥田裏去罷！」老張繼續抖抖地說。

倪仲生明白翠子也來了，老張很驕賤，這定是她來叩關報信的。

「我看不必躲，室裏的箱子，可以聽他們搬了去。此地是古廟，他們或者竟不會光顧的。」倪仲生在定了心神後，獻出往日在孤城亂騎中的有經驗的膽量，很鎮靜地說。

「呵！……先生！……這是土匪！……」可憐翠子顫震的幾乎啞了！四面有斷續的鎗聲，汪汪如豹的犬吠。

「先生！霍家村：是第三番……遭劫……老婆子可憐……打死……」老張終不能說一句完全的話：翠子也由顫震而嗚咽了。

倪仲生仍然很鎮靜地同她們摸索到關帝神龕後一稻草堆裏，村上新起的火光已紅漫了天，火燼像流螢似的被夜風吹落到天井中來。翠子倚在倪仲

生的背上，肩頭只是簫動在抽咽，倪仲生不復有觸類旁通的問話，他癱着游神到夢境中去，詞泉正如已涸了的古井。

人聲漸漸地嘈雜，鎗聲漸漸地稀而且遠了。

倪仲生振起身來，探首向門外望望，在熊熊煜煜地赤火裏，見村人都撞撞出現，土匪是呼嘯去了。他回到室裏，老張已燃起了油燈，翠子垂着頭，以手掩右耳而仍在啜泣，老張也流下兩行老淚來：「翠子的耳朵給鎗彈打去了一角，可憐血淫淫地，先生，你看！」他把翠子掩的手牽開，倪仲生就燈一看，果然的！血迹已糊塗了她半個臉，髮上，手上，衣上，也都是斑斑的紫血；一隻肉耳殼，像是給利刀割削了大半塊。

「鎗彈從那裏來的？」

「當她由家到校的時候。」

「呵！她是來喚醒我們夢中人的！」

「先生！真險呀！假如鎗彈向她腦袋移一步，她是爲了誰死的呢！」倪仲生從箱裏取出一包刀傷藥來，給翠子敷好，翠子沒有語，只是泣。

天亮的時候，他們知道昨天村上的土匪，係新豐鎮分來的一股。新豐鎮是洗劫，比村上的災難更慘！第三天城中派了一個委員，兩個徒手警察，四個荷鎗實彈的武裝兵，耀武揚威地下鄉捉強盜，查劫災。委員留着仁丹式的鬍子，在村上逛了一匝，拿鉛筆在簿子上寫着：「霍家村被劫三十多戶，燒六戶，死二人，傷八人。」

翠子比較輕傷者，她雖然甚感倪先生的美意，但始終過拂他到城裏醫院去醫治。在老張房裏，新架起一張牀，倪先生分了一條被，一件毯，給耳創人做鋪具。他每天到她牀前來望望，就同她往日天天陪他談天一樣——這就是他對於翠子最後的圖報了！在她準備做新嫁娘的一個月前，他

已離開霍家村去。的確！再沒有機會，翠子可以望見倪先生的顏色，倪先生懷裏的一副金耳環，也不是供獻她的禮物了！

註一，俗謂之小車，獨輪，御者以兩手推挽而行，故亦稱二把手。

註二，獸名，一稱腥鼠，夜出遇雞鳴，喜吸其血，若見逐於人，則其肛門腺道，放出惡

臭，使人難耐，藉以脫免。



茂

公

十七年十月二十日付印

(喜 轎) 實價大洋五角半

版權
所有

上海棋盤街五二五號
真美善書店發行
電話中央六四一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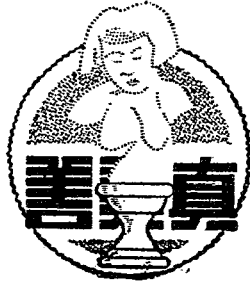
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

一—一五〇〇

上海新大沽路六七一號
國光印書局承印
電話四三七四三號

0637

十月廿四日



5.7